

玉華子游藝集讀書江上上稿卷之十一

目錄

志農

梅軒詩

農說



志氣  
外使節

目錄

刻農說

孟河子曰力曰養母此吾今日第一義也  
家貧親老屢

歎乞

思待養歸而無所取備以供甘旨上負者

者下負者母皇皇然不能一朝寧處也昔者

有先君大艱外乞史玉陽氏及二楊子憐

者貧助之金百餘不取復繼之粟及是指

其償乃與田老講求資身充養之計眾指

荒蕩一區曰是田也統順至于今不畊民  
以賦稅累而逃亡者殆盡得是可耕亦可  
富矣衆爭歸之罄將前玉陽所遺物易大  
武十元約傭畊者各取田收之半一歲盡  
墾而大角獲焉日共諸傭在畝畝視其所  
為則皆農也視其所為事皆非農者凡農  
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農故天下昧昧  
不務此業而他圖賈人之利率為世途閭  
閻之間力倍而功不半十室九空知道者

王華子游藝集讀書江上上稿卷之十一

益河馬一龍著

門生金商質

江以東編輯

志農

莫厭身居畝中古來治道本於農欲成堯

漢書卷之十一  
二百〇三  
舜君民志須盡銀難稼穡功出作入休忘帝  
力五風十雨願年豐太平無事人人樂擊壤  
謳歌處處同

梅軒詩

種梅盈數畝一室傍林隈不作無恒豔甘為  
有道癯雪粘香上几月載影橫渠何日辭城  
市春郊醉壓驢

農說有小序

益河子曰力田養母此吾今日第一義

也父忝仕宦不肖占母家居貧無所取  
備以供甘旨皇皇庶不能一朝寧處也  
嘗有大沈外兄史玉湯氏及二楊子憐  
吾貧助之金百餘不足復繼之粟及是  
捐其饋乃占田老講求資身免養之計  
衆指羨募一區曰是田也統順至於今  
不畊民以賦稅累而逃亡者殆盡得是  
畊亦可富矣衆爭歸之釐將前玉湯  
所遺物易大武十元約傭畊者各取田

收之半一歲盡墾而大有獲焉日共諸  
傭石畝畝視其所為則皆農也視其所  
為事皆非農者也農不知道知道者又  
不屑明農故天下昧昧不務此業而他  
圖賈人之利率為世途罔罔之間力倍  
而功不半十室九室知道者之所深憂  
就田廬作農說一章以示傭之人書生  
言過文致迤條更為詳說好事者多采  
索書因命工刻版布諸鄉人之有志於

農者

農為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

周書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爰知稼穡之  
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故聖人治天下必本  
於農神農之教歷山不改其業禹稷之後  
莘野猶振其風蓋斯民之生以食為天而  
人無谷氣七日則死者其天絕也天之生  
人必賦以資生之物稼穡是也物產於地  
人得為食力不致者資生不茂矣故世有

浮食之民則民窮而財盡况以供無厭之  
欲而欲天下安生樂業以無叛也得乎古  
者一夫授田百畝不奪其時仰事類育皆  
有賴也其上不求其民不爭以力足食而  
已至於後世人皆厭於力食而務以其力  
食人是以獸相食矣而天下常不治嗚呼  
君以民爲重民以食爲天食以農爲本農  
以力爲功所因如此而司農之官教農之  
法勸農之政憂農之心見諸詩書者惓惓

焉

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  
故知時爲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  
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爲力足以勝天矣知  
不踰力者雖勞無功

此總言用力體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不及者殺無赦時其可失乎時一失則緩  
急元後之序皆倒行而逆施矣安得順暢  
而不困苦哉困者無所舒展之意僕僕者

曹然無知手忙脚亂不得休息也然時言  
天時土言地脉所宜主稼穡力之所施視  
以爲用不可弃若欲弃之而不可也不可  
爲亦然合天時地脉物性之宜而無所差  
失則事半而功倍矣知其可不先乎故儒  
者之學亦必先於致知否則發不中節其  
繆千里勞無功者以足僕僕之義

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

此以下詳說知時之義皆用不可弃避不

可爲之事上云時者王陰陽之候而言陽  
主發生陰主歛息物之生息隨氣升降然  
生物之功全在於陽陽之生物欲盛必畜  
畜之極而通之大盛而後始衰者氣之終  
也不然散漫游佚之精安能萃而基命根  
苗花實之體無所待而成物矣故冬至之後  
一陽起於下則羣陰推而漸出寒凝固結  
於上所以遏其洩耳及陽氣出地物生呈  
露流行布獲而不窮畜之盛大致然使冬

不寒凝氣無所畜安得盛大流行而發生  
萬物哉是以桃李冬花無冰不殺草春秋  
紀之以病愆陽農家者有云冬畊宜早春  
畊宜遲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遲其在春  
分之之後冬至前者地中陽氣未生也春  
分後者陽氣半於土之上下也其意皆在  
陽榮陰衛欲使微陽之氣不洩求其壯盛  
而已於此不知所避一則初升而踏其踵  
一則方啓而裂其膚豈非童而牯未壯而

先亢者乎亢則害牯則亡傷氣殆盡其生  
安得不微○畜陽之意不止於冬凡日爲  
陽雨爲陰和暢爲陽注結爲陰展伸爲陽  
歛屈爲陰動爲陽靜爲陰淺爲陽深爲陰  
晝爲陽夜爲陰繁殖之道惟欲陽含土中  
運而不息陰乘其外謹密而不出若陽洩  
於外而陰實其中生機轉爲殺機矣說見

下文

凝陰在土其氣固畜



陰陽往復無停機進退乘除流行者未嘗  
斷續克塞者未嘗空缺大而天地之全體  
小而一物之微區無不皆然故陽洩殆盡  
而陰即凝其中矣何以言之冬至一陽生  
於地中陰氣盡在外也時當寒凝而反和  
暢則固閉不密陽氣發洩陽洩一分於外  
陰入一分於中生與殺機並藏而覆與培  
者同出矣夫大塊生物之功以太和流行  
耳其間直遂而施翕合而受必陽居陰中

乃能健運清虛之神煅煉陰精以成形質  
反是則歛而固齿固者滯而不通齿者吝  
而不與而欲物各付物遂其暢茂條達之  
性以成豐亨裕大之體得乎是以小人之  
使爲國家亦必以公滅私不能開誠以通  
天下之志徇利忘義不能舍己以廣天下  
之業否泰之義復姤之幾聖人所以示訓  
也嚴矣○歲久不畊之地純陰固結非假  
太陽之力追攝何以得散又冬春二時不

見天陽亦猶是耳今夫圖埴之土未嘗生  
物正以內不含陽陰不外固而火煨之地  
藏冰不融者絕其地脉而中無陽氣來至  
也竊窺神化之妙陽根陰物之所以生也  
陰根楊物之所以成也生者謂之化成者  
謂之變下詳之

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  
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  
以入於內

此二氣分布一元循環六卦相乘萬彙始  
終之定理也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  
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為臨  
正月為泰二月為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  
生成位於冬至至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  
四月復全乎乾矣諸陰謂自姤以至剝也  
姤五月之卦也剝九月之卦也六月為遯  
七月為否八月為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  
生成位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剝

十月復全乎坤矣上下者軋坤分列之位  
升降者陰陽往來之氣內外者神化合辟  
之妙歛發者萬物生成之機出入者循環  
無窮之端一本散殊相禪以爲始終者也  
夫一元之氣升則爲陽降則爲陰進則爲  
陽退則爲陰初非截然二物故一日之間子  
前爲陽日進而上升午後爲陰日退而下降  
今言陰陽皆自下起蓋乾坤互相爲物之  
用反覆道也大抵二氣陰陽之至當生且

月爲義春秋二分晝夜相半氣之平也春  
分後晝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少秋分後夜  
漸永日在地下之刻多陰陽消長係於是  
矣太虛生物之功不過日月之代明四時  
之錯行水火相射五行雜揉而萬物之爲  
物也無盡歲觀乾坤所乘四子以周一歲  
之氣而坎離不與焉日月之職大矣哉故  
冬至井汲則溫夏至井汲則寒其實如此  
內之出於外外之入於內者亦非臆說萬

物不離乎陰陽陽爲乾陰爲坤乾體一坤  
體二乾主辟坤主合一故神兩故化辟戶  
自內而出於外也合戶自外而入於內也  
驗之物理自然陽道生陰道成剝之既盡  
生者一終矣致成於坤而核生於復成者  
至是又基其始也故穀種之生色雖未見  
而生理已完具於其中厥後散殊於外不  
減舊物不過自其中之一本者發之耳及  
其成也復如之夫之既盡成者一終矣致

生於軋核成於姤生者至是又基其始也  
故歸根之狀雖未形而殺機已窺伺於其  
外厥後根本於中渾然全體不過自其外  
之散殊者歛之耳及其生也復如之  
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洗陰下而不濟亦難以  
形堅

損有餘補不足則精不洗而形可堅矣天  
地之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醫家補陰  
之論後世本之然扶陽抑陰古聖至言言

不師古君子不以爲妄乎易曰亢龍有悔  
又曰下濟而光以是見陽之精洩由於不  
抑陰之形脆者由於無所濟也今有上農  
土地饒糞多而力勤其苗勃然興之矣其  
後徒有美穎而無實粟俗名肥腸此正不  
知抑損其過而精洩者耳其法何以斷其  
浮根剪其附葉去田中積污以燥裂其膚  
理則抑矣及其總結俱成農功已畢或土  
力既衰潤滋不繼淫濁未去清氣有傷此  
正不知補助故粒米有空頭枯榦粉黛諸  
病也

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  
陰陽之故叅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

此言陰陽變化之殊以足上文生成之義  
化者化生也變者變易也陽變陰化氣之  
定分儒者論著詳矣生則化成則變然必  
成而後有生陽根陰也生而後有成陰根  
陽也成者謂之變脫其本根易其故體生

者謂之化融液所畜暢茂其緒夫生者陽也生不自生而含於成物之生也陽含陰中陽雖總生而實以陰化爲質本於所成者陰耳成者陰也成不自成而達之自於生物之成也陰代陽體陰雖總成而實以陽變立命本於所生者陽耳故冬至之後生意皆含夏至之後生色皆達含者化之機達者變之漸陰陽互爲其根求其所以然微妙而難悉也一化一變理不盡顯物

目相形機緘所存非審察參詳則天地生物之功莫之有知矣○含生者先天也以後天爲之體達生者後天也以先天爲之神養生家欲求先天之氣當思化裏一變非化不能變非變則化者終於化矣推之事理亦然凡事之立其始甚幾微克廣必盛大盛必衰衰必敝敝則變不變則毀毀則熄此知道者之所深憂乎圖善變而不毀者其諸取法於農

故聖人推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  
陰陽列於四時早晚見於節候歲氣係於  
日星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日窮於次  
月離於紀星回於天此一歲之終也日行  
速而月遲故有餘日而以閏月收之天行  
健而日月不能及故有歲差而以六十年  
約之一歲之中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  
時順布也四時有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  
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也冬至以後陽漸

長立春陽之出也春分陽氣之中也立夏  
得陽三之二至夏至而極矣夏至以後陰  
漸長立秋陰之出也秋分陰氣之中也立  
冬得陰三之二至冬至而極矣堯命羲和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不詳其餘者以一中一極前後測之耳冬  
至一陽生主生長夏至一陰生主殺主  
成故曰生者陽也成者陰也含雖未見其

生達雖未見其殺而幾已在矣易曰知幾其神乎神者造化之良能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得之可以把握陰陽主張造化而無難矣焉○發其生者與其晚也寧早收其成者與其早也寧晚此陽進而前陰退而後之道也故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也

衆知膏瘠不如原隰衆知蕪平不如淺深肥饒爲膏砂瘦爲瘠高者爲原下者爲隰

蕪荒而不治者也平成熟也農家栽禾啟土九寸爲深三寸爲淺土之生物膏則茂瘠則不茂而人之相地成熟則美荒瘠則不美此皆易知而莫不知也至如地之高下有氣脉所行而生氣鍾其下者有氣脉所不鍾而假天陽以爲生氣者故原之下多土骨而隰之下皆積泥啓原宜深啓隰宜淺深以接其生氣淺以就其天陽蓋土骨如人身之經絡而積泥如人身之餘肉



耳經絡者氣血流行之所餘肉者愧然附贅之區也

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勲其力也欲倍而壯焉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

此因土材而以人力輔相之衰者土力衰也倍者所穫倍也患言水暵虫傷之類溝堰陂洫桔槔蓑笠潤燥以時濟及浚築製造爲之預者則有備而無患矣命言生發

收藏之元所滋之事有二以人力者灌溉鋤耘塗盪也以物力者泥糞灰糝稿卉也禾苗資土以生土力乏則衰沃之所以助土力之乏易田併兩歲之力不壯則不能蕪收所生以致倍然沃勲其衰壯求其倍勢也猶有不待其衰未禾而先沃之白塊之間者此素問所謂滋化源之意耳滋其衰者過滋或至於不能勝而病矣滋源則無是也固本者要令其根深入土中法在

禾苗初旺之時斷去浮面絲根略燥根下  
土皮俾頂根直生向下則根深而氣壯可  
以任其土力之發生實穎實粟矣  
亢而過洩者水奪

此謂獨陽不長者濟之以陰也何爲亢如  
既獲之後犁土在田冬春二時皆無雨雪  
太陽燥烈破塊之間盡爲枯體陰不外周  
陽不內畜氣之過洩矣水奪者以水奪之  
也奪其過洩之陽籍其潤澤之液包含

結以成發生之功蓋天一生水水爲陰氣  
之微遇火俱化化則合併爲用不惟不爲  
害而反爲利焉故君子貴不驕富不侈賢  
智不先人處崇高而憂履盛滿而戒不待  
以水奪之而自然不至於亢也

### 歛而固結者火攻

此謂獨陰不生者濟之以陽也何爲歛失  
於鋤蕪蕪蔽其天陽污濁淫其膚理陰  
洩久而不開生意塞而不達氣之固結矣

火攻者以火攻之也攻其故結之陰假其  
焚燎之力疏導蒸騰以宣發育之氣蓋地  
二生火火為陽氣之微遇水俱變變則轉  
易死氣以為生亦不害矣水云奪者必以  
浸而後可奪火云攻者必猛烈而後可攻  
然奪之欲其過洩於外者返而攻之欲其  
固結於內者去也陰陽善惡其用舍去留  
之分有不可誣者如此

鎡鏃寸隙不立一毛鬱蒸所至竝鍾五賊

此又揭工力時氣所害為甚者言也鎡鏃  
寸隙墾之不遍也雖所餘徑寸他日禾根  
適當之則詰屈不入葉雖叢生亦必以漸  
消盡而至於濯濯然今俗云縮科是已故  
犁鋤者必使翻抄數過田無不畊之土則  
七無不毛之病五賊食禾之虫也熱氣積  
於土塊之間暴得雨水醞釀蒸濕未經信  
宿則其氣不去禾根受之遂生蠹烈日之  
下忽生細雨灌入葉底會注節榦或當晝

汲太陽之氣得水激射熱與濕相蒸遂生  
蟹朝露浥日濛雨日中點綴葉間卑則化  
氣合則化形遂生蟣熱踵根下濕行於稿  
夾日與雨外薄其膚遂生螟歲交熱化不  
雨不暘晝晦夜暘而風氣不行遂生蚩五  
賊不去則嘉禾不興故灌田者先澆以水  
遍過收其熱氣旋即去之然後易以新水  
栽禾無害不過一遍易去者雖久浸不免  
日中雨露或以長牽或以踈齒披拂勿令

凝着則虫不生近者田家治虫之法多以  
石灰桐油布於葉上亦可殺也

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以善其  
後

此承上以起下也苞命見下

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完  
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  
而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哉

祖氣主穀子之在結者言也母胎主穀子

之脫稭者言也祖氣不足謂未及冬至而先刈者其一成之氣既未充足以之爲種毋胎有虧矣草木之生其命在土生成化變不離土氣踵踵相接生生無已焉若脫土久氣不連屬生之雖具於胎成之則不全其數或半途而剝或成穗而秕故收種者當於冬至之後熟治高土散布其上覆以踈草障蔽鳥雀壅以倉灰滋潤燥枯至清明時沃之使芽除草澆糞頻煦其長此

第一義也其次草裹美穗縣之風簷季春之始置諸深汪勿令近泥半月氣足布地而芽此雖不傷已落第二義矣但世俗浸種晝沉夜眼會釀鬱蒸逼之使速胎中受病拔不可去長芽嫩脆拋撒下田跌蹠折損種種不免迷而不悟不知何見耳

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積以剝換化生

上言天時土性人力穀種備矣此下言治  
禾也種得水始芽芽得土始苗移苗置之  
別土二土之氣交併於一苗生氣積盛矣  
然其始不脫則陳腐之體猶存髓不洗則  
濁淫之氣終在欲其稚而壯壯而盛盛而  
不衰也得乎故天地之間氣之積盛者力  
在交併精之化生者功在剝換不然同類  
而異形一本而殊末果何故哉此在交併  
與剝換者得不得之差耳

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密  
過爲儔尺寸如范

栽苗者當如是也先以一指搪泥然後以  
二指嵌苗置其中則苗根順而不逆縱橫  
之列整則易於耘盪疎密各因其地之肥  
瘠爲儔疎者每畝約七千二百科密則數  
踰於萬地肥而密所收倍於疎者矣

但害生於狼莠法謹於芟耘與其滋蔓而難  
圖孰若先務於決去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

治已萌矣已萌不治農其農何

狼莠惡草之害苗者芟耘皆去草之事芟草之延生也恣益甚也芟難圖也出左氏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古語引此以見惡不可縱漸不可長之意上農深於農理勤於農事者也未萌根抹在土也上農者智力兼至知狼莠之害苗不惟不容其延蔓於根芽未萌之時先有以治之矣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不使其害及於苗所

至而所以生全者大也已萌而治之其功次於是矣已萌而不治者必至於蔓而不可圖爲農也何以謂之農哉歎而哀之之詞知道者可以深長思矣

夫雜草之法數與草齊南粳北黍天所出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之良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

雜治也惡草之害苗者不可勝數而其爲物也尤易生焉所治之法不多則不可去

南種以下原其當治之故蓋貴賤殊類善惡不可同君同居則善者必爲惡者所害矣天生五穀所以養人可貴之物也貴者難成而易傷賤者易起而難制於此辨之不早竢其潛滋暗長而後治之則其根株深固枝葉暢茂盤結而輔翼者勢盛於苗矣雖有上農亦無如之何

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耒其次也橫木而耜又其次徧木而齒曲木末而鏟鑿木首而鋤繼之以掇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以木直而鍊堅也攻之無遺類矣

草之滋生無窮而人之用力有限不能不假於物以爲力勝之具耳今之耒而耕者有大畊小畊開挑耨倫大抵勤與惰之殊也翻抄遍過之說已見於前其耜者亦多不求細熟平整粗塊雕泥凸則曝日先燥窪則注水過深是以一坵之間禾之豐瘁



頃異且又妙在旋抄挖耙旋蒔則燥  
濕和均渾水澄泥聚於根坎有壅培之力  
也移苗新土黃色轉青乃用搗盪搗盪雖  
以去草實以固苗蓋田之浮泥易行橫根  
而下之實土難入頂本頂本入土不深橫  
根布於泥面則得土之生氣不厚枝葉雖  
繁抽心不茂矣搗欲斷其泥面橫根使其  
頂根入土深受積厚多生之氣其後抽心  
始高而結穗長碩也鍤鋤皆削草器多以

手拾去餘草塗以泥壅蔽田皮既掇則洩  
去多水留少水在田夾泥爲塗塗時以手  
捻去禾心宿水候田中有燥裂即上水灌  
之禾心宿水既去燥時免其濕釀漬入新  
水又煦潤滋清氣矣養苗至此除草已盡  
物不能再假力不可再加然意外之虞尚  
不保其無也

如是而猶有存者可不畏夫

此又申言狼莠之難去可畏之甚也蓋惡

草賤而易生有一根踵遺於地忽不覺其  
莠矣

衛生固難成功亦不易華而欲實風雨不作  
時將穫矣燥則多損侵以成腐

此言養之係於人而成之係於天也稻花  
必在日色中始放雨久則閉其竅而不花  
風烈則損其花而不實二者皆糝穀之患  
也及其成穀將穫土太燥則米粒乾損水  
多而過浸則斑黑成腐二者又皆毀成之

病也陰晴燥濕是豈人力可致哉農家至  
此猶不得自盡况以委之蕪翳而求其不  
敗也可乎

故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欲其至足  
以遂斯民之天而農也知之何不力

此總結通篇旨意蓋穀不足則食不足食  
不足則民之所天不遂物之可貴如此苟  
非順時調護何以得之農者當知自力矣

玉華子游藝集讀書山中中稿卷之十二

目錄

山中八首

代父請獄疏

上宰相書

無規

上執政書

北上赴愬過金山

呈友人

待湖月秋書

又送龍翁前韻

太霞墓碑

說倭夷峇林邑寧

送袁鍾山歸省鍾山師相翁婿也次

韻

春日登鳳皇臺前賦吏部以失期試題

春日登鳳皇臺後賦

玉潭行寄玉陽史表兄

黃河行寄司空二十上州時在徐州治

河

清河道中

寄汪蒲山

祭楊益齋文

清源紀集

二如王先生墓表

晚出觀禾遇繆南村

寄院中諸友

五雜篇

明故進士袁東彭公墓誌銘

*袁東彭墓誌銘*

玉華子游藝集讀書山中中稿卷之十一

益河馬一龍著

門生金商質

雷稽古編輯

門下姪震章校閱

不肖男震伯梓行

孫巽翰補遺

山中八首

山中種竹已成林曲徑周圍十里陰茅屋半

藏雲以外石梁宛在水之心雖非蓬島有仙  
位總是桃源無路尋自苦平生知己少清風  
明月結交深

山中結廬淨且幽野人常與鹿豕遊世間有  
物總吾類身外無家何所求忽忽流光又一  
日擾擾浮生空白頭林卧悠然觀化理不知  
胡蝶是南州

山中有酒傍東鄰  
花木無多總是春  
誰道玉堂三學士不如方外一閒人  
馮虛半訝雲為屋  
觀化儘疑仙  
即身富貴死生皆分定  
樂天知命自安貧

山中洲門讀古書  
古人今人竟何如  
羲皇之上者  
大道仲尼以下無  
真儒一身安用作私  
叶萬物總然歸太虛  
請看舊時王謝第  
朱門華屋盡丘墟

山中不與外人通  
我自開田為老農  
種藥最宜新  
雨後看花長過小橋東  
欲招梓里陶元亮  
相訪鹿門龐德公  
雖是古今時世異  
高風

千載与吾同

山中白雪与黄芽老去光陰獨自嗟但得此  
時聞大道更從何地覓寸涯世間浪說神仙  
事鼎內空烹日月華病後身輕能跨鶴白雲  
隨處是吾家

山中常不服衣冠豈是書生肯相寒名教所  
居皆樂地太平無事有閒官花前舉酒邀明  
月臺上吹簫引紫鸞此意与人知未得但將  
白髮共君看

山中不用結吾廬自与山中木石俱天啟斯  
文為孔益世逢大道是唐虞留連光景無多  
日去住乾坤此一軀借問當朝賢宰相用人  
行政近何如

代父請獄疏

為自請贖獄以申辯父寃事臣父某蒙  
聖恩授雲南尋甸府知府因地方夷獠作孽  
兵備副使周奎將父誣陷激變逃避等情伏  
幸

皇上聖明洞見萬里着令比中巡按御史體  
勘虛實如果情重解京調理臣謂父克得見  
天日矣本月十四日得父雲南寄來與臣手  
書并義男永輝抱奏辯明本稿知父為極刑  
苦楚深文執誣啞啞之息顛天雖聞臣思鞠  
父於仇父者之庭擬罪於嫁罪者之手心跡  
不免自白是非將無為同臣父斷冤冒不忠  
之名以待死臣心切痛戴不孝之罪而偷生  
於

皇上躬行仁孝之化潔矩平天下之心不能  
有俾而反有所負柰何不容於克舜之世也  
伏望憐臣罔極之恩哀哀於闕下憫父無辜  
之殺斃斃於天涯收臣下獄

敕都察院將臣父提解東京命三司廷臣重  
覆而審務見所由明正其罪者無虛實

朝廷固有公法是非曲直天下亦有輿評臣  
未敢仰瀆

九重之聽但恐荒遠孤臣不能如山西大獄



上則虧天地造命者之德下則寒邊方守土  
者之心外起夷人輕視漢官之志內成奸吏  
傾陷善人之謀父成沒齒寃臣抱終天恨此  
所以不避斧鉞願為父死以求伸也如父罪  
果實全言不誣臣請併戮以謝天下倘得洗  
雪一二臣父子共保首領於牖下尚圖消埃  
之誠以報  
天日之私耳昧死  
奏聞不勝激切殞越之至

### 上宰相書

龍父自發策以來安於其直故謫而不怨久  
於卑官而無覬心南補萬里未嘗以為遠誠  
欲得當以報天日也不孝龍守幹家之命又  
不及甘旨於朝夕孤遠寥落清貧困苦之極  
惟者相公溫煦周全之耳今也卒遇大變担  
陷非辜是敢犯冰霜之威輕斧鉞之誅嘔血  
奔懇於仁人君子之側父受不臣之誣則龍  
重者不孝之罪既不能為彭童之鳴劍吉生

之請身尚得不借伯周之口為三又之來耶  
區區以某一父不足為相公惜所足惜者國  
家之典刑天下之公議耳通遷尋甸府相知  
風土惡薄夷獠驚悍得安銓之尤者而徐副  
之以恩破敵為圍以水洗血寧蒙帽錫之譏  
未敢一為子公之行然銓之滋蔓而難圖也  
久矣父不幸適當其期彼之勢足濟艱時堪  
乘便則雖韓愈後生魯公再出終不能寢廷  
湊希烈之謀而使之歸順耳議者遂詆晁錯

之削嫁禍於父使果削也且有反亟禍小之  
利而况銓之緩安其業者父撫之未嘗一削  
及以受賂之毀則又投戈之謀父之素履相  
公所知縱使至蠢至污之人以官行實亦知  
夷情狡詐而不為此而謂龍父為之乎此載  
金之寃者不待朱勃之訴而後明也及銓逆  
將戮父先告急於當道豈知進明之次徒藺  
霽雲之一指而已父悉力拒禦淪以禍福得  
延畧刻提兵者既入城尚得全非父之獨任

也彼惟裹糧坐甲閉兵自衛有兵者既不能  
背城一戰則空拳可與爭一劍哉父之力屈  
被縛雖未即死者固欲得銓之首以未減罪  
過耳使其欲避何不在城未破之先臨時又  
為銓執之耶既謂之執則不謂之逃二司計  
欲自免乃深文隱狀陷人於死父頗有氣節  
一旦下吏扶持卒徒唾辱不知廣漠之獄尚  
得為仁人君子之哀矜否父遠繫萬里不肖  
龍內崩昏憤不知所言惟知有相公一延死

命耳且法與天下公共今以私枉而殺一人  
廷尉臯之預相公無由聞則凡思所以激偉  
苟免之徒靡不為之而非罪受戮者虛死無  
名矣唐虞至治之時詎直有此况人命至重  
國本攸係而凡平天下不可使一夫之不獲  
惟冀相公為天下國家惜之使父不當仲華  
之一嘆得完首領於隴下不孝龍尚得封面  
而晨昏則父雖不得為忠臣尚可明其不忠  
之誣龍雖不得為孝子亦不至於不孝之罪

草草而死也昧死上言不勝頓越之至  
無愧

龍父年二十舉於鄉魁弘治己酉榜既七上  
奏官皆下第鄉人皆謂之謂非其才不第也  
乃止德辛未復舉進士魁天下父曰豈其才  
也者命焉者無愧於才矣授兵科為黃門官  
既四載以考察調外任國人皆謂之謂非其  
才不職也乃嘉靖遷至太守祿亞中大夫父  
曰豈其才也者命焉者復無愧於才矣居瀛

之尋旬撫民以致庶養而富之義而授之教  
民皆樂其有父母也既逾年有夷作孽昌其  
寇於所治者司擗於罪置之獄卒法所加也  
天下又皆謂之謂非其才不終也父曰才不  
才奚有於是人之生也莫不有貧賤富貴窮  
通壽夭人者有貧賤富貴窮通壽夭人者吾  
何搜而弗受焉雖魁求無愧而已矣吾之行  
不合於道吾有愧於天也則雖達而富貴富  
貴而永其世吾猶貧賤生不若速死耳吾之

行合於道何患於今日哉吾無媿於天而已  
矣君子曰言之真也不罹於咎以將者以厭  
天下之誦

上執政書

某惟致治之道繫於君君德之盛本於考古  
之聖帝明且以孝治天下而天下化之無所  
焉貴賤雖殊上下之情無間也者孔子曰孝  
弟之至通於神明達於天下此之謂也我  
聖天子入繼大統未幾遂與一二執事清明

至孝昭大禮於天下天下之有知者舉忻忻  
然而相告謂孝弟為行仁之本  
五者自親親推之民將被其澤矣又未幾下  
恤刑之詔命減刑之臣欽明大獄一事布示  
遐邇通則凡天下之顛連無告聳聳無知者亦  
莫不相率而相慶曰  
君且舜孝克仁磅礴海宇後古之治得見今  
日矣某誠誠窮居亦有所願獻者願未得尺  
寸之階以進則惟自飭自脩以圖不棄於

聖世今也不幸其父受不忠之誣則其重者  
不孝之罪雖欲偷生為太平之民且不可得  
焉望事

聖朝以竭犬馬之力乎然升中之僧有婦先  
墮而老翁之子無影可明其父實非不忠草  
草就死孰知刑獄之誤神鬼馮怒陰陽拜和  
是不得不觸冒為死之一言而併戮也其父  
黷策以事

先帝為耳目之司出補外者十四年涉歷巔  
澁不避險難清貧困苦之極天下所共聞而  
憐之者

恩命滂加以為尋甸守父雖衰年益勵初志  
拜  
命從程奔某母子於萬里之外孤守夷獠之  
間不以為遠且洵何武欽慕  
聖德冀一擴竭以報

天日之私上不負所知下不負所學也每遺  
某書勉力幹家某不及甘旨於朝夕不得為

之子而猶有所後以父得盡忠於

君某尚可以得盡孝於父今年二月某奉禮

部行取在途初得邸報知尋甸鉉羅之叛而

駭其孽及見兵備副使周奎疏淪其父逃避

等情某竊疑父素以忠孝教某今不應失職

若此併力北趨訪覓消息家人自雲南來得

父本稿并手書執而慟絕某再細審來人之

詳乃知是變周奎造之父以無辜橫罹凶禍

上受三友之讒旁無一言之佐某切寃之首

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張存上言平與賊接戰

自早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却以致潰敗

身既湮沒後為讒狡所困其父今日之事何

以異此其思奎為兵備移鎮曲請軍民層其

撫綏府衛聽其節制臨民而在府則為上司

臨軍而在衛則為主將既失處夷之道又失

應變之機雖假百口於奎者不得追其罪者

夫夷羅之性親無父子視殺不鷙其兵如戲

所以向化者以

朝廷厚恩羈縻之身奎肆暴虐無所優恤責  
鈴捕賊任之以摧嚴其令而不獲則以官府  
擾其寨而迫之迫之又不得遂至拒命乘時  
竊發不得鈴也乃以失撫嫁禍其父譬之山  
稚言雖欲其依於我也百出哺飼之方甫得  
其馴旁有一人曳杖而擲之則驚悚而潰飛  
不得知者哺飼之恩者矣若鈴之變奎止擲  
杖之人也今不問此而獨問其父畜雛之人  
何辜當其逆命之初父先告急於奎奎為援

兵不可以次曲請尋旬相距五舍父以十一  
日告十三日再告奎以十七日至渭之援耶  
時其來也鈴猶小盜耳果欲緩師全城則當  
安撫之如張特可欲沒倫斬叛則當密制之  
如荀彧可何乃縱兵黷武不辨玉石取其人  
而殺之毀其舍而焚之殺所未討則討者益  
衆焚所不居則居者自如於彼無損於我何  
益密謀未定兵端先露絕其來歸示以必死  
鈴之乘憤奮勇一呼而城陷彼遂束手無策



止惟屯兵自衛是以勢分力弱且昇接戰而  
見殺其父拒禦而被執城卒不保民慘於焚  
奎之罪惡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不能分兵  
布守要官以禦其來而先機縱殺以激其怒  
是在奎乎在其父乎不能悉出軍士守城一  
戰以擒賊而惟闔門蔽甲坐視潰散而不救  
是在奎乎在其父乎不能縱兵遠追躡其後  
以奪之而遂棄城引却以徇其寇是在奎乎  
在其父乎其父無兵奎為主將大將戰敗則

嘗以死報國奎之自全所犯不道遂多誣引  
冀以自明淪其初心豈惟是哉遇之不討縱  
之不追誠欲聳動

朝廷然後立功所謂觀釁求福為不折資高  
駢之為也留賊為富貴作地劉巨容之志也  
一至失手父且讓焉彼恐撫按之初沒為投  
戈之誣羅織其父亦不得已焉爾但謂其父  
逃避將以掩其弃城之跡則其焉敢各死而  
不鳴賊之未至奎主重兵在城其父等皆受

約束使其欲逃何不在城未破之先臨時又  
為銜執之耶既謂之執則不得謂之逃此其  
誣是以避一時之口而終不能以欺

君相耳若其自謂則曰親冒矢石身被箭傷  
如奎之言的則克賊而全城功也致力而効  
死職也何軍士潰裨將死孤城破守臣縛而  
奎止傷箭不殺不執耶且我与賊勢不兩立  
既當其鋒不勝必見殺不殺必見執奎之獨  
全非其見危不救擁兵為鐵籠之計必其失

機先走解衣為刺舡之圖彼之深謀假飾靡  
不周至蓋惟不加人之罪無以先己之有罪  
不言人之無功何以盜己之功故獨誣某父  
而繫械之獄使不得為彥章之辨則湯劉之  
敗段凝卒獲無過而忠平之誣劉健死於非  
辜罔言若奎人怨天怒廷尉莫之問

君相莫之知奎獨不為令人乎父之寃也既  
不得以易畫地而自陳又無寒即之臣以一  
白於上則惟仰屋竊嘆呼天數聲而已其聞

法与天下公共奎獨以私相而殺一人行矣  
則凡思所以激偉苟免者莫不為奎天下皆  
奎則讒狡之在位者衆矣顛倒是非變亂黑  
白唯使臯夔伊周為相龔黃卓魯為牧亦不  
能謝其講張之口志士易趨豪傑解體非生  
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此公私之極治亂之幾  
在  
君相所當究心者其父之死奚足為  
朝廷惜其所惜者蠅蟻之微氣通於天人命

至重國本攸係非罪受戮虛死無名何唐虞  
至治之初率然而有此父年六十已衰不能  
後對刀筆之吏筮楚之下何求不得幽囚萬  
里煅煉於奎手彼欲脅父以廣漢之死其父  
頗有氣節若不委曲於奎則必欲滅父之口  
設如小節下獄而即報飛死為之奈何父成  
沒齒之冤其抱終天之恨一不能效犬馬之  
誠於所事一不能盡烏鳥之私於所生父老  
而囚於獄母哀而病於家其踰寬而待死於

激一家三命四散飄零天下無有孤苦慘悲  
之事而過於此者執事哀其之思閔父不辜  
之殺收其下大理速取父等未京覆審父罪  
果實不但一身受戮願併戮其集示天下以  
為為臣之不忠者戒倘得後見天日刑獄罔  
誤而畧刻之命得以少延則其父雖老尚可  
以死狗

國事其雖不肖亦可以備長安一友之役而  
終養老父願忠願孝之心執事以一人之獲

所而教天下則人皆懷忠孝以効於今日是  
有二帝三王之君則下必有秉德不二之臣  
世之馴至於唐虞三代可不勞而得其於父  
誣生以死以之得之則並生不得則並死不誠  
多畏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敢犯雷霆之威而  
諄諄然辯懇於仁明之下者固欲有裨於至  
治之萬一耳惟執事憐而察之昧死上言不  
勝戰慄之至

地上赴想過金山

忠義平生一旦虛含冤萬里老臣孤瞻雲欲  
下思親淚仗劍便為遊子圖生死等閒知有  
素乾坤俯仰媿無吾馮誰好寄滇南語  
聖主神明已悟誣

呈友人

昔年春去病初來直到今春病未回瘦骨鶴  
形猶作客故人青眼獨憐才羞簪短髮宮花  
落強破愁聲怯酒開翹首白雲空塞國不勝  
惆悵白燕臺

待湖月秘書

中庭風雨破榴花內直仙郎未到家香滿錦  
袍初下閣墨濡雲袖欲傳麻我無書劍身為  
客君有文章錦作葩志意不殊形迹異幾時  
同事到清華

又送龍翁前韻

秘閣藏書瀆未令思量待事轉悽然化沽時  
雨綠三月坐馮春風又二年道啟斯文今有  
在史稱相業古誰賢明朝一自江頭別歸去

華陽小洞天

太霞墓碑

太霞者中山武寧王之孫父京以文學濟美世曾號居雲子蓋儻然物外以自志者也娶文林大夫女鄒氏而生太霞於正德己卯五月二十有六日諱象諶字宜諶歸馬子一龍稱爲太霞君父母止君一媳甚鍾愛太霞幼即穎異方習字能坐起召之出入作止之故便了然理會稍長其父口誦女孝經授之日

可數百言既而通曉文義通善書畫極精女流職業擇錫其配馬子嘗以道藝神交於其父有年矣賢孝婦孫氏死繼室袁又死視室中銀大無可以任嘉靖甲申乃得太霞君於少冢宰頤公東橋且知爲居雲子女遂欣然適媒氏東橋公亦力贊之迺諧年十九歸馬子馬子踈狂不羈與人落落難合雖家閨婦則嚴峻莫敢聲息自陳議府君見其事母氏勉爲古人子家異母弟及母皆欲各得其情

更以無子而多媵憂喜進退太霞君悉以安  
順宜於其家自姑以下稱如賢孝婦者無間  
言間与休浚淪滹事可否率多中理自是各  
相懽恪禮尚於冢室而情過衆媵矣甲辰馬  
子下第歸太霞君卧病已三月相見執手含  
淚且喜曰友子面訣妾永終天不負此生友  
婦也夏四月至秋七月創重父母以為大都  
醫藥便因緹烏無何報可舉家以為更生馬  
子亦幸重得良内助仲冬月之出唐也病革

於大功坊居雲之第其未革前之三日急以  
書來速馳至寢榻氣洶洶不能言呼之張目  
轉盼頃目瞑而絕痛哉女婦中來者太霞君  
不但今時為雉才与德雖丈夫學問能以君  
子名實無所媿於斯二者四方交游尚鮮鮮  
况閩幃間得之可易耶非有所本如中山世  
德如居雲子志高而子脩馬子刑于不能及  
此惜青年早卒儀形委諸土墓空有遺想在  
人間身死之後二年丙午臘月一日甲申葬

玉華山東隴上以副室少霞附焉

說倭夷荅林邑宰

某聞古有言曰娶不恤締而憂日國野人食  
芹而思公家以無人非臣也又曰工師不齊  
樗木豎人採及狂夫以善無繼不存也况事  
之急也言之不容緩聲勢之迫也援之不容  
緩手其今日倭賊之禍乎事雖若小然其實  
大有可憂者何也海寇之生在波潛伏有其  
地而馮凌者濶在我守候無所依而攻擊難

施即今擾害江南諸郡迺膏梁子弟仍  
平既久民不知兵而財賦又西北仰給之地  
若久遭兵燹農務日妨京儲日困矣頃者徵  
調廣西狼兵舉動輕捷甲堅兵利馬習金鼓  
之聲五人十人為一隊如手足相顧且不畏  
死真可用矣惟恐馭之無道聞其兵技戰可  
必勝但倭賊出沒無常聚散不定或長技無  
所施耳昔岳飛破楊么以水軍攻水軍故七  
日成擒今以步兵攻水軍事勢不同么據洞



庭有退較之海島無涯之自不侔此所以當  
別慮也言者謂今日倭賊每逃避不戰此未  
可以怯弱論之者伏戎於莽窺我之動伺我  
之隙乘我之怠之意在我雖有小勝防之不  
可不嚴兵法曰適近而靜者恃其險也半進  
半退者誘也不戰而還者有恃也又曰常勝  
之家難以料敵一旦懈惰驕矜恐不測之禍  
或雖免耳漢高祖置酒高會而項籍有彭越  
之圍亦狃小勝而忘大敵之言兵貴神速師

最怕老兵兵法先聲後實臨陣之際須精選必  
死之人為先鋒若先鋒能勝則破竹之勢自  
不容已若不選精銳而徒以人多求勝恐望  
風先潰者後人及相躡踐謝玄之風鶴皆師  
懾於心而奪其魄也此六十萬人不如八千  
勝矣夫寡不能勝衆而岳飛用兵多以寡勝  
蓋飛之寡者擇之精也以一勝百之人也選  
其精銳立得脚定對陣之時又用奇兵間入  
彼陣或詐敗佯奔遠用應兵揚聲疑眩使其

多散紊亂繼以長技擊之必瓦解土崩矣唐  
太宗李靖多以此術勝敵而兵法不載恐用  
之無其人耳孫武曰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  
地之下乘危因勢而導之得此用之不盡矣  
善動於九天彰我之威藏於九地隱我之謀  
乘其威因其勢則智者不暇謀勇者不暇用  
力也夫天下之事莫危於兵天下之才莫難  
於將何為難而危也賊死命也我軍生命也  
以生命易死命誰肯為之惟大將之才致其  
死而軍士不知故兵法有死貪死愚死倡死  
恩死威之論死貪啗之以利也死愚如背水  
之陣退則必死也死倡如將貴軍賤貴者身  
先士卒賤者只得從之也死恩如吳起為卒  
舐疽戰不旋踵也死威如戮陣有人踴其後  
也其間或同事異形或同事異勢或同事異  
情形也勢也情也知其同而又明其異會之  
以運用之心故荀子有五至三善之論豈非  
天下之事莫危於兵而天下之才莫難於將

受人有言曰者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勝  
其意重乎將也况此賊出沒無常攻擊無定  
戰鬪無約拘拘古制將安用之必如岳飛野  
戰李廣不擊刀斗如風如雲如鷹鷂之擊搏  
然後可若必遵守三步五步之節金退鼓進  
之制決難行矣又兵死事也誓必死可得不  
死視不生可以還生然上下之分甚殊我何  
道使之為我必死乎其間不可不深長思矣  
人知弓矢刀所以制敵不可不利不知甲所

以衛生不可不堅鐵甲太重又不貼身惟紙  
皮二甲軟而輕便製為善服完裹無隙則軍  
士膽壯戰不退怯此亦助之力者且所謂賊  
未必盡是倭夷瀕海無藉之人竄入其中甚  
衆必括海邦民丁實數編立團甲之法十甲  
立一長十長轄一官靜可保障動可截殺不  
惟免其從賊之奸且可得其禦賊之力矣兵  
法又曰歸師莫遏窮寇勿追圍師必缺亦所  
當知賊將還者不可沮其歸路賊若存因四

面謹守俟其自斃不可迫之使必剽賊若在  
圍缺其一面縱其半逃而中擊之賊勢既衰  
之日必行招撫除倭賊犯順不赦凡我民從  
賊者皆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許令自新  
得以不死則賊黨益孤而力不合矣但此法  
當行於戰勝之餘以示在上之仁不可行於  
未勝之先徒示存我之怯晉文公城濮之戰  
既用先軫之詭以勝敵復賞舅犯之信以守  
却亦經權之魚濟也愚又於倭寇之變不以  
勝之之難為慮而以守之之難為慮不以守  
之之難為慮而以三郡財力有限為不可虞  
也若曰不守則今日大軍去明日倭賊來若  
曰守大軍久駐則費用無窮東南之民力已  
殫何以為永久之圖必如宗澤之留守李綱  
之經畧兩河去狼狽之冗雜選其精銳松江  
置幾何蘇州置幾何嘉興置幾何或捐地而  
使之屯以自給或額給而令其師得宿飽日  
同我軍操練一面務農一面溝武民以供軍

軍以衛民耕者雜於師旅之中如趙充國金城諸葛亮五丈原之法久之軍即民民心兵矣又遍行府州縣官視民族之大小上戶五七百人中戶三四百人下戶五七十人各立義兵寨守十日務農一日習武五里立一烟墩十里造一城堡一處有警四方策應人人懷警家家可兵如此雖四夷空國入寇亦無患也聞此策已行但行之不實沒之不編爾或以此為生事擾民不知泰寧之世人情易於安肆法度易於廢弛思我

皇祖有曰治兵方可休兵講武方能偃武言非聖人之至言乎况自禍亂則釁孽萌今日乘此小亂便鼓激四方伏兵於農使相自守其間潛消默奪未可與俗人言耳是為守太平之基業不猶愈於賊來束手徒殺人盈野乎昔管仲相桓公作內政以寄軍令名為治民實則強兵故其制桓公以為脩甲兵整軍伍敵國聞之亦然而吾不得志不若德其事

而富兵於民也韓昭侯欲成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以泄之也古人慮事之源如此近日科場考試且以時事問策士子不實對無以見經濟以實對則我未能行彼先知矣雖有良平奇計無益也宋人兵事金人先知胡澹菴上封事敵人易以千金况試錄之行及四夷乎常見一人倡淪倭賊咸匿海中莫若跨海而征不思先王薄伐獯豷至於大原言不可窮兵也賊乃慣海使船如馬而我軍不

習水戰又海島深澗無涯且多颶風溺舟海舟被賊火箭則火焚難救何若於我地要津暗置釘版鐵蜈蚣之類沉於水中礙彼舟行因而擊之如懸磔二姓之殺賊可也又南人易動而難定不早舉忠勇智謀憤力以蕩平之後或熾盛蔓難圖矣且中國盛衰四夷視之以厚薄其情盜賊視之以作止其惡今南夷久肆於中國而不能勦捕北狄西戎豈無耳目使四夷聚橫彗盜蜂起雖動天下之兵

亦難為矣蘇子曰優治世而危明主蓋慮此  
焉今日大臣唯知人才之顯者宜舉不知人  
才之晦者亦宜舉惟知有功者之當用不知  
有過者亦當用且天之生才自是以周一世  
之用古人維矣何必借才於異代哉要必求  
士於山林之下舉才於廢棄之中不拘所迹  
門第擢而用之可也如世家巨室原犯流徙  
死刑之科者俾之立功贖罪則人知自憤亦  
後功不如使過之意昔者禹平水曰冀州先  
焉先儒美其急若父之難南都乃

祖宗根本之地雖有衛兵不過食粟而已為  
今宜急選四方梟勇距萬日夜操習利戈強  
弩添置一兵備轄之布列近城六七十里之  
外則德也者虎豹在山之勢而賊終不敢窺  
矣

送表鍾山歸省鍾山師相分翁婿也次韻  
鷓鴣班行舊晉申柴桑色里絲衣新暫違泰  
岳玄宮老遙省椿庭白髮親孤身去國家千

里西地思人日幾巡花下与君相別去後期  
相見又花春

春日登鳳皇臺前賦吏部以失期試題

王華小子曰登高作賦古人以為豪至  
上林應制之禮獻諛文章以是性沒矣  
况復下之操觚授翰而匍匐階庭試一  
技以贖卵酉之罰更不如無罪而受沒  
者文不載道固世間之直耳誠何貴焉  
思得免肌膚之辱亦幸矣哉

王華小子草莽鄙夫曷自崑崙放而南國浮  
江而下送於巨桴浩浩乎金湯千里巍巍乎  
帝王之都蹟幽以吊古守勝而傍徨將遐張  
大觀獵距蜚翔下長風以起六翮乘巨麗而  
驅羣良覓區輿而莫指謁天老於尚方天老  
命余曰大梁晉望東山魯觀豈子不聞建康  
長干嵯峨峻嶒有階可升名彰昭代鳳集嘉  
平際文明則曼湖乎牕麗春季運則道蔽於  
荆榛上無鴟鵂下有龜鱗可以直宏天之目



可以發蓋世之英近可以矚

天府遠可以瞬林洞駕瀛海者理道岍涉迷  
途者悟空津藹史候嶰谷之管善感倡朝湯  
之鳴子其從我以紾於是披寶籙青驄馭六  
丁顧圖羅而戢翼鉢摩儕以崇登孫其危宅  
具平窈丹華掇素英步天元還萬精心研殊  
方之券外體造雲壁之靈神侗乎若居丹穴  
照然若坐廣庭天老曰大荒巖踞於逆鱗而  
無羈絡之患元麻振翰於靈羽以遺羅垣之  
鷲子其澹泊渺觀頤影共歡嘗攝百契棲澄  
至端於昔日在胃月在辰姑洗中律太皞司  
晨氣清而溫湯功匪以發陳時雨初降下水  
上騰荐鮪于寢

天子開冰湯氣方盛單服既成挾冠者之二  
友偕桐子以六人撫石磴而上下信鶴肯乎  
洗縮蹠王子之鳧舄掉塵鞅而馮凌歎朝暾  
之迥照遺常湯之絕杪軒蓋流霞之俾昭回  
物華之表乃見馨藹溢縉清景遁飛鸞音藉

滄天韶駭虛流駢晏景之士軌玄秉象之夜  
岩鷲鷲若鴛雛屬照而適踰然以趨觀覽四  
極周知百紆令羣飛兮空中朱門闔兮深宮  
翠華擁兮鶴鶴日氣觸兮蕙蕙天老曰此  
聖祖造業之基龍盤虎踞之雄余於是乎心  
縣象觀而有瞻

天仰

聖之思高進之救豎歌吟而上下遺廬擔空  
輻奏而鳩鳩黍黎者炊耒耜者暖綬綰者  
壺器者遊者羨而與中歛而求或得而喜或  
夫而憂老者少者疲瘵而殘疾者纏綿而絡  
繹幾珍以綢繆天老曰此閭閻之疾苦敵敵  
之伊優余於是乎心切原野而有安老懷少  
之志焉又則鷦然而草色青身然而竹陰午  
荒柳鬱以成蹊桑柘蔽而如堵累牛騰馬遊  
北於牧鳴鳩乳燕西兩相逐懸池躍乎素鱗  
丹葉結以玄鹿天老曰此物性之容与化工  
之剝陸余於是乎心存庶類而有与物俱化

之樂焉又則三山落於天外二水分於江干  
 掩吳宮之花草追晉代之衣冠羨其表於神  
 淇樂聲伎於謝安卧翠微之石吸秦淮之湍  
 冶城晝寂朱雀春寒天老曰此異代之地獨  
 三國之偏安余於是乎有懷古之感焉又則  
 若萬里噴騰吳楚中分浩漭滉漾磔齧奔馳  
 千流萬派驟於龍門岷嶓迤邐東接蓬瀛天  
 老曰子得是觀矣乎波瀾滌泗可以窺道  
 之不息渤澥汪洋盡以盡天也之終窮滉

若晚世冷然若御空振衣千仞浩挺獨存一  
 瞬宇宙芥子乾坤余於是乎有望洋之嘆焉  
 迺發天台之嘯而援相如之操迺傾懸河之  
 談以觀有欲之竅俄而和風欲起靈瑞駢雜  
 洪電縱橫而吻沛雷震東西以場折二曜滂  
 精琅玕鬱勃有鳥從東而來又如夏翟五色  
 具舉延頸奮翼和鳴喈喈其聲律協舞像翩  
 翩不驚繒繳天老曰此鳳也噫歔歔撫景而  
 暢懷即物以觀化冉冉者猶我以百祀者何

樂虜賤而售價鳳乎鳳乎吾將淵扉以孤  
凝神而遊閒安飲啄以憑見無顧盼於籠樊  
天老曰子能想高獨邁汎景空同吾將寒萬  
源之機涉玉華之宮叩天淵而上升兮接天  
妹之瓌容啟瑩戶以延佇兮望天帝之遐縱  
踰雙白以流盼兮欲即之而靡從嗟寰區以  
却慮兮乃藉之而凌風乘雲轅而上下兮遊  
八極於清虛扶星駕以驅馳兮渺十洲於海  
隅瞻紫微之杳渺兮依碧落之橫紆羌吾  
此兮匪心思之所期得是異觀兮令耳目之  
多竒授至言兮玉簡金題沃玄漿兮玉笋瑤  
危被雲錦之裳錫長生之功飲沆瀣之水偕  
逍遙之蹤目駭心動神靈視馳光芒倏忽輝  
采澹離函崑崙於咫尺何羨乎穆帝之瑤池  
卑鳳臺於下方益眇玄太白之遐思併大塊  
以神超何契契於繫羈

春日登鳳皇臺後賦試作者有序 禮部  
赤壁有前後一賦古今傳誦然蘇子瞻

模寫景物感慨豪雄以發胸中浩浩者  
此賦文不及赤壁而情亦与子瞻異人  
才世道又可觀矣

賦曰大羅無際無物不糜元化無窮無物不  
空搪突之則錙銖皆嶽峯也抖擻之則崢嶸  
亦毫髮也蛇虺之寄滕蛇之飛根氣囚我烜  
赫迫我其所遇盡奇特也老楓之羽山蚯之  
合房六應我昂七詔我其所遇盡沉浮也余  
昔登鳳皇臺也所撐藜以結幕洞宇宙而揮

霍拉鵠王喬如乘虛御冠如鶴鷓鷃鷓交青  
啄木火流而從湯也木蘭去移拊搗靈壽迎  
姝而顯媚也鴻濛破窳以紛纒星杓掛叢而  
終始跋而望焉環而遊焉六代之遺響披拂  
一且之秀氣搏翹方羨麝過而草香又若緜  
山鐘龍之飄颻側有資當裴銘雀向兮彤女  
墻巍爽而興豪媿靈鳥倏脩勉作狐首丘兮  
轟霄際接籬老詩泣鬼神將風雨而相敲遑  
郭索行截求蹤適兮杏林涿采燕裏驥促埴

未於迢遠鳳懷高致公不測其蹤兮誰能胸  
 中嘗轉法輪如曠眺浮屠移併懜影也之道  
 遙又則苔蘚砌篆蘆蔓抽英邈江九道馮海  
 流行繁會胤天涯籟鳴疑玄琴劣四皓專玉  
 芝小安石混妓淫落梅歌兮奏仙調侶寂寒  
 兮原憲貧亦有石龕黑衣之龜襲遠芟蕩之  
 味峰密合抱岩四維補中極兮松陰構華表  
 其遠也遼塞蹇砮斫以遲及後有掇摩種花  
 萼兮巔貞寒暑何愆期扣俯從俗也載綠醕

以近傲採野蔬而方薪喜禹鑿空萬仞兮魚  
 得跨金焦島嶼而孤吟暎薄翠乘月素風鉏  
 臼而氤氳真封却之不足益云何少室之諫  
 諄嗚呼坑碑磔者不荆山覓伍蟻娘者厭香  
 象臨鳳皇之金日黠躡固岩吟羅浮一株蔭  
 矣勢委巘岫固步驅太行拳石峨矣忽于空  
 峻窮霏然下墜盤石難以脗肢共工憚於首  
 戴山亦不立金豈能存人必皆逝鳳又何出  
 故余再值寅賓出日迭玄鳥至及虹始見萍

湘初集 卷之三 三十一

生太昊司晨青郊行禮石躄似獸蘿長豚  
衣重訪舊尋緬思久佇始覺吾自有鳳非羽  
翰者矣矯碧寒以飈爽兮抗刁刁以飈哀刻  
鏤太虛為籠鬱壘抽息兮倒冥影於蟾肪破  
元氣出殼遊攝提兮賈徵逐於天皇玉劓金  
鑿備全德兮晃踟躕於鴛鴦近國腴即薌合  
過頑石而琳琅萃屬賓惟沈默兮衝琉璃不  
假於鈎錐斷曼曼之心智兮奚貪望夫青箱  
景星慶雲昭緯鑄兮擅離文而潛藏放五刑

於五嶽罔露女司命而扼康者自有全非  
者矣灰六鰲以靖鎮兮使罔象穿地絡而  
通敲借紫虛之煉石詔幽谷以羗寥駐宣室  
之車駕騰瑞烟於絳霄靜則收丹青於一篋  
動乃蕞山河於漁樵憇無斲樹貫森羅兮精  
衛瓊瓊而山搖懸厓撒手下脰烏兮丹梯允  
甚於危橋玉液津潤充潤泉兮七花心漱沆  
瀣而長漂飛瀑流以涼襟襪子心兮曉勝玉  
壘每旦而春韶緊嗟衆媿之赤青宜向滂沱

而宣昭弘顯天下之人不鳳彼鳳此不金彼  
金此紫然而國獻然而覺悃然而堅翺然而  
勇非鳳非不鳳非金非不金由是而龍驤烏  
變豸守蠲伏西日散日月之光四体運陰陽  
之煦珠璣咳唾蘭蕙清芬盡大千納吾掌中  
持似左者蝸國而金陵踝下之士直身何勤  
於鳳皇乎簞腐俗之儒稍充文奴即負騷客  
常馳決溝肆為繪飾曰我暢暢矣曰我賦能  
記實矣亦孰知身六物也臺六物也凡物皆

妄也又奚追古昔之有無而為今之徵也乎

玉潭行寄玉陽史表兄

玉陽仙人乘白雲直上玉清朝帝君自言少  
小便潤道眼看富貴如浮塵帝遣玉潭女來  
作玉陽鄰結盟為夫婦相對成主賓水府驅  
出火龍去赤脚飛駕三天津仙人本是文舍  
郎南極授蘇玉冊掌塵緣未了幾千劫手持  
世運回洵唐暨教玉女辭玉潭潭虛寒月生  
清光猿鳥夜啼崖上樹山鬼書出為強梁大



帝不忍弃此清淨鄉乃命王華上真作道場  
玉女還居玉潭上青山笑人寧自忙

黃河行寄司空二十六牀時在徐州沿河  
黃河之水來崑崙奔流震激洞龍門箕津竅  
鑿神禹力萬里一瀉趨中原水妖山怪每出  
沒填淵決地生埃塵下流百折入淮海喉咽  
正在彭城濱呂梁中起石如戟洞泉涓涓不  
成滴雜將疏淪澆神功應有高才能坐策我  
聞河曲常泛濫水勢不殺自為患漫防網築

徒豎牢平城之上生波濤年年河水失故道  
司儲日夜憂運漕邊戍軍人衆如蟻京湖冠  
裳多危侈誰知命脉在東南水穀不通成腹  
痞腹痞不改亦自潰沮防一潰崩五內便將  
微病付良醫猶得旋劑回生機

清河道中

寒日水上舟旅客風滿裘夜靜人未宿月在  
淮水頭長淮水向東海流我去西  
帝王州千里辭家仗劍出男子須封萬戶侯

人生四十已強壯少壯空負青衿遊文章下  
筆鬼神走仰天吐氣烟雲浮三十射策黃金  
殿日月光華天上見塵土虛名又十年鳳閣  
龍樓時戀戀况是有道世遭逢

堯舜君肯作山林德甘同草木人皇皇四野  
間獨行迷空津韞積豈不良乃使道狗身荆  
山不下卞和淚玉在君門猶未貴遠道莫驚  
遊子心少酒亦須成一醉

寄江蒲山

白下逢君日庭前落葉風三日慶有良駕馬  
追神輿鞭策賴一駕軒名九方宮千里瞬息  
間浩擬雙飛龍仰瞻青雲表萬象羅高空君  
靈遠若許我氣亦融冲身世有無外浮生一  
夢中眷言永交契歲歲長相逢

祭楊益齋文

是歲丙戌月嘉平之望也吾友益齋先生將  
葬益河馬一龍春官以僧聞而止友義如之  
何今之日其渚弗受沒於紉乃束筭絮酒匍

匄得哭哭而告以訶曰邑之賢稱名不殊人  
口今未有改於先生者先生之与伯兄一以  
幹盪而用譽一以脩辭而立誠始雖駢業於  
辟雍卒乃擅長於藝苑嗚呼因嗇賦於司命  
亦忘名於造物時未行其所學志未究其成  
業已矣吾友永以為別

清源紀集

甲辰下第孟河子馬一龍与蘇林王子縉同  
載而南夜泊天津數航相首尾周遮盡早越

人語也明日約為前途途中漸及後追者便  
見一揖通姓名去清源沮風雨連山戴子為  
倡各携之物共觴於蘇州道堂維時皆三吳  
兩浙之士叶十數之三者六浙幾倍於吳以  
集處為吳地名故會長浙人浙之為秀水者  
四約齋高子策一山王子凌而湖余子耀鯨  
川揚子應麟為歸安者三南凌吳子一儒石  
林姚子邦材何山費子止鄞嵒嘉興海鹽臨  
海各二人鄞為張子景山家傳陸子虹里淳

崧為喻子濶齋聚周子瑞泉震徐蠶湖子文  
和揚竒峰子春芳同嘉興葉槐里子祺澹兩  
樓子相儒同海鹽臨海金子兄弟也曰立敬  
曰立相名以文義同曰筠泉曰傳家號以好  
樂異烏程則一泉子俞邦佑仙居則方山子  
應存性孝豐則川松子吳棟余抗則南川子  
徐沛嘉善則相峰子錢貞并昌化連山甬縣  
各一人共浙二十有三吳之吳江嘉定數同  
歸安吳縣華亭數同鄞沈子敷德號龍瀛龐

子遠鍾子秀及定之趙子中行號皆以川一  
為劍一為霖一即為定也定又二子名學詩  
徐蘭盟名伯張瀛峰二邑九六人勞子鹿泉  
珊表子匡廬尊尼秦子望山宋益子湖亭羽  
正九四人後二人華亭也長洲惟聚嶽應奎  
子歛惟縉縉之同舟惟一龍為京兆人是會  
分主賓為長幼坐酒以量各引滿不強不辭  
則醉為節未醉或呼盧覆闌或投壺此奕以  
勝負相酌酢或頂真古書以違罰或聯步新

詩以能賞極盡飲興既醉或散行浩歌或恣  
几假寐唯任情取樂戒失德庭有月而止

二如王先王墓表

二如王先王諱標字貞立一字景魁號此南

二如所所嘗講學處也學者因以為稱世居

金壇岳陽里兄拔高才以少年舉進士先生

才過乃兄父 **公**鍾慶之年始踰尺善磨

對吾先子岳陽神廟眾皆辟易獨見一童

子徐徐出綢人中長揖先子知必先生矣素

聞其慧即其時有吹雙竹者課之西人吹笛

唯唯鸞鳳和鳴應聲答云諸子登科滾滾魚

龍變化他若此更奇弱冠讀五經充本學弟

子負踰年外廩舍御史臺每歲試稱最時今

大中丞于素翁鄉進士陸良貴及其從子諫

議即燁相与下上其藝陳議因出其門先生

尤為素翁敬畏友正德間邑令陳某者黷貨

刑人民無全肉矣朔望揖文廟先生必正色

直言不少假其欲中傷無由會其族有他訟

遂望黜先生上書當路罷其之官而復其廩  
自此益肆力探討涉獵百家之言聲聞藉甚  
大司馬劉松石嘗為其邑貳長器重先生博  
雅事皆認訪而善治道德之助為多嘉靖乙  
酉應天鄉試中式計偕春官屢不第壬寅先  
生遣其子煉烜游吾門月十有三日先生必  
照同志航數十里造館下為會上究性命之  
原下及時義分題命筆先生不少停滯及與  
諸作者較獨具文理氣辭意四者並到如夙

構然少年英雋輩莫能過也明年春見先  
生食飲失常門之聞者疾訟之疾死過半於  
生矣即之鑿藥不效月一旬候每候見創重  
而憂其不起九月九日疾將革作詩二十韻  
手書示吾且招性性視其形盡稿獨神思尚  
不改也出寢衣手及吾袖投一函命二子拜  
床下吾悲不禁淚下咽二子絕於地起不能  
力先生亦瞑目復張振其氣大聲呼益河為  
我銘吾肯顧頌而退歸途發函得三札其一

自狀一曰母老標不得終大事矣頷推視君  
母視吾母一曰煉等君師之弟子也標死君  
以父子之先生謂我何如人可受死生重寄  
耶翼日先生卒又三日始聞訃往哭嗚  
呼吾忍弔銘先生哉吾忍不慟然傷心能致  
思美吾文以銘先生哉先生孝友之實稱渚  
十世下猶不絕口吾文或不如此實久耳先  
世為某之季子為某之異母弟其在誰有他  
弟兄服食啟處先生必躬或疾病不能食先

生亦減食不能服不解脹相倚為朝夕至於  
歲月不怠隨所意欲必竭力求副然後已處  
昆弟漁讓於凍議之翁少長盡所師禮  
極杖遺孤在襁褓至於成人至於壯至於落  
魄三其其業而三後之吾謂先生有大志體  
此所勝衣沒當大事臨利害則毅然奮起三  
軍不能奪其節外物不能動其心者也方與  
吾講求古道欲端本善則以風天下吾甫就  
緒先生亦建初堂置祭田定家規繼將有作

而不獲終焉命也友又數年先生之母九十  
六歲始指養送終悉知道命煉与烜二子即  
此可驗其孝先生身後亦無負所托矣其不  
盡如先生意者煉等晝夜思圖如君在力贊  
其成他日執此可与先生相見於地下也先  
生与吾同事沿野友子平日好程子定性書  
所著者五經辨異春秋集傳學已自得而天  
不假年士林遂知其文而  
朝無所試其道不免有遺憾焉父某公為某

宦女胡氏生兄相于氏生我倪氏生彬及先  
生太父諱曾太父諱俱詩禮聞人子煉

烜皆邑庠生煉娶丹陽姜女烜娶丹陽姜

女女四長適其次適其次適其次適其次以

其年月日生葬其年月日也論曰日文中可  
謂大儒矣獻書而其君不用著書而其年不  
待當時豈虞世南魏徵不如而文章功業及  
出其下哉噫道与世運俱盛衰而人随氣機  
為生息也先生其如何



晚出觀禾過終南村

吾年五十始明農  
餒在農夫耒耜中  
百畝可供家八口  
一身安用祿千鍾  
湯無聘至有莘野  
里有人如龐德  
公只恐官逋糶新穀  
世間虧殺小民窮

寄院中諸友

白頭五十光明經  
深媿無才負此生  
萬里孤身輕去國  
一朝三疏獨陳情  
欣逢帝主如堯舜  
安得謀猷俾聖明  
寄語同游諸

學士際時行道樹勲名

五雉篇

叙曰一齋大友嘗與孟河子馬一龍友矣又今邑父母龍矣

天子將命為納言行古其邑龍作五雉篇以送之

重別難第一孟河子曰別者別也道同而位異志合而勢分行相信而跡睽故有別也故有別也君子所不可別者為我其所不可必

者天之所致有貴賤焉位也得喪焉勢也出  
處焉迹也欲無別也得乎故君子重別也

又曰別不以人在我者可無別也古之人千  
里以去地也千歲以後世也若合符節合則  
天者爾天之所致禹斃於溺稷斃於饑顏回  
莊周逍遙蓬蒿之下賢聖且奈何哉故得其  
別於天者非我所能遠也又得其不別於我  
者非人所能奪也是故可以言別是以雉也  
又曰從衡押闔同事鬼谷之門一秦一趙及

而而肯之此以富貴為別者也忍力負氣各  
藏其智謀一覆一復指心嚙咳之下此以功  
名為別者也憂危若一自靖而出迪一存一  
亡人三為謀此以道德為別者也夫是三者  
龍無富貴也龍無功名也龍亦無有道德也  
孰取一焉庶幾與大夫別也無以相勉於存  
亡而已

又曰君之人居不足焉向也是別也以貴賤  
者則殊位以得失者則殊勢以出處者則殊

述居也道也志也行也至死不変者也故不  
謂別也不然握手結平生持觴勸駕感之不  
忍舍者兒女子之私情耳何以爲難南村繆  
子聞之曰可以觀別矣  
贈言難第二益河子曰言發乎通加乎遠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  
可以易乎贈言者何通言也通言者窮美之  
言也窮美在野何贈乎父母侯也父母侯去  
我民矣寵之錢帛之琴瑟焉民猶以爲汙故

贈之言也言不文傳不遠故用文之孰藝我

黍農去孰破我斧言工之孰服我牛車商賈孰

相我杵春若江湖無波漁翁虎兕不如推去

孰掛我笠牧童孰投我機杼織婦豐不惡盈

富戶荒不流離窮人公庭吏散所設戶啟居

之道遺行者父植婦隨子牽其衣相負而嬉

孰爲我怙恃衆民惟我父母父母在斯今也

去之戚戚懷思其無父母者將疇依聚而宣

渚嚮又聚而淇渚紀載播渚詩歌勒之石四

方應

方畫一也斯不之雜矣哉

又曰言出於一人者遠亦私也大同於野者通亦公也故君子之改觀於野野人之情觀乎言情出於野者公言至於贈者善善則應也亦可傳也若文之不足也

又曰赫赫走羣下面承唯浩聲氣震地而未旋於座右即瞑目而啐語矣奚必千里放言本渚行聲大於實否則道議而非之雖秦瀟奔布偶語相踵也是非美惡具理在人心而公在天下者如此矣

又曰攘榻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十人朱紫之容辟咤負劍伺候喉下出聲息為富貴者之言也遭時利達旋轉人主右臂樹勳業於當時雷步聲於後世為功名者之言也義為之質時為之權正色立朝著剛柔進退知其幾以為用為道德者之言也富貴者命也功名者時也道德者存我而無雜有渚已聞其言而契衷知其雜守其易領大夫不廢也不

然言美而諛舌可轉也何以爲難西巖彭子  
聞之曰可以觀言矣

紀政雜第三益河子曰道者外降政由俗革  
古之君子其爲政也審事循理以行學也展  
布四體以盡才也黜威齊貨以貞志也觀變  
趨時以揆道也備此四德者其爲政也君乃  
齊聖焉民乃革化焉故政可紀也

又曰君子之爲政也莫先於究學莫善於制  
才莫大於立志莫難於知道道之所揆世變  
則異時風土則異宜遠近則異情上下則異  
勢一失權度其餘皆妄矣妄之爲非也或自  
以爲真是也爲時名相爲世能吏古今相蹈  
而莫之知國之無政久矣

又曰大夫瀆書於白鹿授徒四方學可知也  
少年取高第著聲藝苑才可知也強力薦學  
與人多不羣志可知也斯三者去人不遠  
在我皆或可企及也至於不泥隨不諧亢處  
於塵崇之間超乎風氣之外吾得其一而弗

能具二矣故能觀變趨時因俗以為政而不悖於道焉

又曰其為人也氣嚴而心恕行峻而意和節苦而情暢故施之政事成不猛如吏之舞文者械繫於庭

旬日不釋久而生其愧恥之心再犯者寬不寡惡惡不少貸而杖未嘗過十五之類

雖如以者在庭必令盡其河罪者務求末減而河涎怙終惟富貴家置之於法之類

使民著誠而去偽如誣訟不作事遂死亡而皆首實之類

就安樂如省直日之實里甲無多取廣賑貧之法田野無饑莩之類轉弊

為惠如德稅者得丈田以實實而餘糧之類化奸為良

如積年隸胥散歸就農素稱狡猾皆効用之類風俗厚如民間立宗

學子弟皆不入衙門如朱而並登高第之類而學校多俊英矣如朱

又曰有以政事博富貴者人主好聚歛而言利徹秋毫矣宰相務儉約而事皆從寬簡矣有以政事立功名者委身寇仇卒致太平經畧中原而慷慨以克復為已任有以政事行道德者代虐以寬體國經野放主負宸而天下不疑是故政事也者非道德不善也非善

不紀也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不足謂之道  
德不具雖乎爾不然粉飾太平鴟書河波皆  
得遺跡於伊周卓魯之徒何以為雖至湯史  
子聞之曰可以觀政矣

論友雜第四孟河子曰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大夫天下士也其與龍友也若非  
天下士則不友矣然位極我者也君也泚我  
者也師也龍何致以為友前此則相遇於淮  
約於任定交於太白之墟共患沮於河經於

陸朝夕各露心志以相許焉故今以為友不  
改

又曰初淮陰見於漂母祠之下一揖違矣喬  
然山嶽翕然鳳鸞者不知其為誰去也問之  
行姓名舟前後濟河會風雪沮於趙村石佛  
之間以書招之歲除集任城子游之鄉人沈  
伯仲沈之榜陸四明之夏張其從毘陵之蔣  
丁酉解祈之王吉之薦大夫友江并八九人  
登太白樓俯齊南境望泰山瞻湖甲感今懷

古舉酒相屬慷慨賦詩以為一時豪傑之會  
雪霽堅冰停驂又數日瘴盜縱橫張子先進  
被掠退而朋舟推長能名二人來他同事者  
以前後先出沒並濟不虞此友善之始也其  
後龍下第而南從行者皆散失寓書千里外  
遣復來歸既以進士例試政敝邑下車龍卧  
疾疾起也後請見入門爾氣接武而翼見且  
謂父母侯侯呼先弗諾沼之常所稱子者寒  
暄道疾銀燕見歲可二三至逾月報禮於

孟河之廬歲祿仕於侯侯輒我以家食聞鄉  
人謂子踞傲士類謂子豪邁官府廝役謂子  
難近者之久當自見也龍常視古今人不甚  
相遠世間可為事直用一指勝之耳天地寄  
吾以形氣之區安能拂經損真為齟齬世徒  
而已顧相勗也存位三年果介然不拔始終  
令德以成正大光明之治龍亦幸終其身不  
罹於咎惡溝壑淡性命及文字相見無一長  
涖筆札往來亦然及其去之日總得聚首者



自西都北陸致餞余惟十數焉而已此友善  
之中也

又曰天下非無美德之士非相見之久則不  
能相知之源終其世靡所表見而古今士之  
有遺憾於身後者不少也是故會谷響而刺  
日暈士為見聞所牾而典冊之載情爽不越  
龍今而後可以源侯於任城侯亦庶幾能諒  
我於初聞者与不然侯也得位當路業是彰  
其躬車馬僕御雲擁而涂道太官天府碑業

帝傍及掌定天下之樞者盈滿朝廷豈少富  
貴功名之友哉草莽鄙夫与世落落雖合彼  
此不較窮達無間於其初豈欲相期於道德  
終守不渝尚友而進於古之人古之人耶是  
則難也少白彭子聞之曰可以觀友矣  
有終難第五盖河子曰愚不肖者不患其終  
之不能守而患其始之不能明賢智者不難  
於有始而難於有終盖賢智者資質高明而  
見理易器量宏敞而於堅忍之力或不足也

時亨而道行世我與而位顯行不拂而志氣  
充外不遇可愛之形故內不渝可守之節使  
其道迭洲寒扼繫藩觸加之禍患疾苦進退  
失其所上下無可援其能不動心而處之若  
固者也雖矣哉

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君子必先貴始  
也始以定志終以成業始以立本終以濟末  
始以造端終以底極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  
無其始而有其終者也

又曰重別別之始也使天下之人皆然故君  
子雖有別也贈言言之始也使天下之言皆  
然故君子雖有言也紀政政之始也使天下  
之政皆然故君子雖有政也論友友之始也  
使天下之友皆然故君子雖有友也有其別  
有其言有其政有其友於天下矣庶幾其終  
君子也

又曰所貴於君子者以其有道德也道德未  
嘗無終故君子重道德而輕功名彘傑重功

名而輕富貴古之人位極人臣而天下不以  
為驕窮奢極欲而天下不以為侈善處富貴  
而能終者也放鴟夷於五湖追赤松於九嶺  
善處功名而能終者也志得意滿望尊而勢  
重視天下無為已韻韻一旦盡喪平生矜持  
糜然波蕩而無所顧忌斯無所取終矣一齋  
大夫聞之曰慎終如始某敢與君子沒世也  
孟河子再拜受命以觀其終

叙曰五雜雖在道德也以富貴者天下

百十九焉以功名者天下百十三焉以  
道德者天下百一矣故曰雜也得  
其雜者一齋大夫也知其雜而不敢不  
勉者龍也龍疾病經三十年不愈不離  
讀書作文于今不可無文而進之大文  
儒又一雜也

明故進士菱東彭公墓誌銘

鄉先生有太史筆者南村繆思忠為其友彭  
公進士狀曰君子遇不幸有非其素所當得

必歸渚命而已公自正德丙子以三禮舉應  
天鄉試及登秦狀元榜進士曠髮眊燥中間  
夏店謫誤不及會會而不卒試試而下第者  
廿有七年苦心積學人皆知其志也若迺公  
鞠菴先生富厚積實丐里中貧乏寔多恩德  
在人當時一婦吁言千女噪啼逐塊而聲起  
羅織逮公事雖獲信仇家何時脩怨久矣此  
渴選鈴曹知己者惜公所學勸以就試試而  
目佻疾燭之後二篇真稍模糊執事者不以

騰簾中先得二場愜意甲取前卷監司讓執  
事因是生嫌中榜之後仇家乘之遂以飛語  
撼搖大都一噪聽者莫察言流三女石亦可  
爍故事聞於

朝詔公卿共聽之公病劇不食月餘困頓無  
復能辯竟涉曠昧是莫非命也夫噫公之得  
進士与不得進士其致毀与毀而不得置辯  
益稽其可據則中式之文具在具果賴於闈  
節若不賴闈節而綽綽然者可使士類曉見

面目嗚呼南村子此狀其粗左券以驗信天  
下公九原猶有生氣矣君子論人於羣談之  
時亦惟考其素履推事理而定是非公少即  
穎異好讀書博極旨趣為文精緻鎮密一字  
不苟嘗獄中深渚子溝業不廢此其志徒為  
世間小丈夫耶兄詡亦

北畿禮畧居恒自相師友動律古人建宗祠  
明宗法置義田興義學以飭子弟彬彬成詩  
禮之族其施於一身一家者如此何乃獨以

不法進仕途哉士之以不法進亦或有通淵  
節者必其人熟軟無氣性後甘心烏蟬營狗  
苟陰取而請以驕人公平生義形於色嫉惡  
如仇不能潛俗取寵一旦喪敗至此則其朋  
從僕御之人日親其左者豈能盡覆所為不  
令知覺睥睨喇啞他日施上其面便當志氣  
不伸於僮奴總得美官何益假令公善淵節  
其二十七年之間豈無一日可間直至時世  
精明法度嚴密中乃能得之且聞絳以乃公

之故逮繫有司者求質於公者公却之三求者三邏之幾不得免於此較之則躋高而仗扶与瀕溺望援者勢孰緩急心取援溺賂由於已雖出一身於百死尚不為去肯為此入見其老又久不利場廬內鬻騰卷之媪外構仇家之毀豆蠶以成其事因所謂命烏岩謂公才不勝一進士死不瞑日耳確思法存朝廷公在天下毀譽出於一時是非定於千載身後餘照覆盆之下日月光耿耿也余固

不得而私世亦安能况之公諱謙字德光號菱東先宗龍圖學士之後本清江人曰顯者以進士為運使趙淮幕賓家溧陽元潭州路總管傑其仲子也傑生憲史正德正德生仲勤仲勤生公直公高祖也曾祖滹永劉祖滹羽翔父諱緯字希益號鞠菴母羅氏娶樂氏男四長若思國子生娶周氏次若星邑庠生娶楊氏次若果若畏一聘宜興沈一聘金壇許皆幼女二長適埭溪國子生史曰誠次聘

挑在佳從正孫男三欽宅欽字欽安孫女  
適宜典國子生吳駟公生成化己亥五月十  
又四日卒嘉靖甲辰九月十有四日享年六  
十有六具嗣君若思与星卜地於王佐山之  
原卜日於嘉靖丙午十二月十有三日將奉  
公而歲渚幽室俾其友馬某誌而銘曰踰巔  
而致偃汗聖以為溜高者名可踰白者體坤  
汙璞玉淵珠光輝自如山澤既儲真此幽居  
盖棺論定為君子儒

玉華子游藝集讀書山中中稿卷之 十二

目錄

啟聖祠碑記

張孺人墓誌銘

啟聖祠先後祭議

天潛墨閣圖記

金淵奎襲

寄彭城二十六拜

喜二十六拜登第

先嫂楊孺人与先兄祇菴處士合葬墓誌銘行實

祭王北南

送林雉山

東謝占觀宮翰

下第寄城中諸友

下第南歸和杜排律四十韵贈王克章  
移建府館成玉屏示以玉湯碑記之余  
題額不能以詩復之

贈高溥尹黃小坡

贈趙方泉巡按江南尋改提督學校

玉澶山房呈劉鈍菴年兄

承鈍菴年兄雪夜見訪

送蔡雙南

送鄭昆東

送王方麓大行

又用韻送余廣文謝職歸涇

子丑兩歲我禾同日皆遇雨



送彭西巖赴江西任

送許四濱赴海鹽學訓

從軍

孤鳳行

五月五日

寄唐四泉水部

下潞河七日沮風遇舊所交游

訪王涉兄於荆溪別墅沮風雨一首

遊善拳沮風雨而還以詩訂九筵三兄

玉華子游藝集讀書山中中稿卷之十三

昌河馬一龍著

門生金商質

江以東編輯

啟聖祠碑記

啟聖公祠者祀孔子之父叔梁紇也稱啟聖

謚號也稱之封爵也稱祀別於文廟以見特  
饗也皆古未備也雖是

朝廷大禮既成十年始詔天下學官別立祠  
祀之如前制以顏魯公曾點孔鯉益孫氏而  
程洵朱和蔡元定為從祀者有司將營之學  
宮溢其源不容渚日舍先是嘗請道流太清  
觀址欲增廣之至是即其地建焉地者學宮  
由儒學門入而東折歷敬一亭園又東南向  
作門廡封面而階遂羸十許步作露臺臺高

於門二尺祠屋高過門又半視臺門皆類偏  
後於大成殿之宦角中設神位如大成殿配  
者如配焉從者如從焉梁盛器皿牲帛醴齊  
如其數而無殺歲時舉祀則子雖齊暨不先  
父食夫然後神有所馮位無所徇盡善盡美  
而禮物定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莫大於祀  
祀道之大也所以秩鬼神而品百物極上下  
而贊幽明是故禮非聖人不明非天子不議  
非賢人君子不行非極於天地之數大中而

至正則不中非大同乎人心之矩則後世不  
尊不信非積德百餘年不興周之至德文武  
無間然矣周公成其德而先公饗故德為聖  
人位為天子時不為周公而言禮樂之道者  
皆遠且妄也自孔子至於今千歲之逾再而  
幾百矣祀孔子而加隆者不獨賢哲之君為  
然斟酌其制宜推明其心志漢唐宋諸賢豈  
無達禮者而啟聖公祠不載於祀典其徒如  
大賢顏充公曾沂公既以門人之列躋其父

聖賢之靈豈能一日安於其位而饗有其祭  
哉夫孔子禮樂之宗也其他小有功德於時  
人皆得以追光先世而當時淪禮如鄭康成  
韓昌黎朱熹湯獨念不及此是亦可異矣蓋  
聖人之心非後有聖人則不能流貫會通此  
皆自然之符契耳我  
天子睿聖二三臣迪哲即位之明年講求禮  
制而追尊

興獻皇帝大孝旁通無遠帟屆合德於天地

則郊社之禮以明合明於日月則朝夕之禮以舉合序於四時則祈報之禮以備合吉凶於鬼神則

九廟之禮以成與聖人合禮而曠古無文舊典襲繆一旦父父子子尊尊親親各得以盡其所為崇祀之意而聖賢之心始怡然慰於百世之下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其竊居孔子後且幸生禮樂之時每學所謂禮與名之則而仰窺

天子制禮之義未嘗不嘆

大聖人之所作為極乎仁孝愛敬之至

帝考所以明有親也九廟所以明有世也

郊社所以明有尊也日月寒暑所以明有報

也至於是祠則所以明有倫也雖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矣斯禮也哉

祖宗亦嘗議而未行謨烈顯承教化浹洽又

今

聖人在位賢人君子相與輔相推行然後禮

不失義義不妨制天下後世皆可以尊信而  
不得踰故曰禮止中正而合人情又曰禮樂  
必積德百餘年而後興初立於  
詔下之日而成於其後七年闢地廣制建頌  
備物刻石而詔之後者邑侯呂光洵也

張孺人墓誌銘

皇明嘉靖癸卯冬溧陽馬某為其邑侯一齋  
姜夫人墓誌銘夫人姓張氏名真字幼真出  
江西南昌望族其先太父思遠公日壯強

天子狩封佳店沙漠距歲時不遠天下皆涵  
涵攘奔士人官以文瀟竊民膏貲賦逮何校  
公遂括晦文不樂仕其子某志父業弗哀道  
術尚行四方莫能齊半朝士出其門下取於  
盧生夫人正德辛未八月十有一日年五十六  
韓方紀數摩女長以倍遠髮視下夫人知識  
皆不逮父母鍾愛之橫膝上授女孝經列女  
諸篇輒通曉大義謂吾生不為男子身不得  
志於四方之事安用博古傳記聞為裙釵生

長聲勢唯嗟問謝其父訓誦取麻象即緝紡  
織紉為女紅父母知其異凡女子流意清奇  
丈夫克中相康幾伉儷不軼能侯為童稚居  
里中凡試心鄉老以為宜婚某未敢許可媒  
友言一日遇摩兒於道中戲中一見迥與他  
不類乃私於其隣得姓名固侯也即媒氏言  
驗可所稱道遂約聘于寅日名降妻友人嬪  
於姜廟祝致婦饋祀羞賢醜表中外勇姑喜  
其子良耦易從與內政夫人女世儒約相倫

番侯少個儻負奇氣缺財少貧乏可與友人  
成之探諸藏未嘗置侯私心以為功居常恩  
逮臧獲雖煦煦見接使莫不屏爾理職業常  
若答捷在冑者既為婦十年女子在諸生間  
莫先焉然四試式不中尋白鹿之業受生徒  
講學四境士翕然從之凡燕退夫人輒具音  
火時茗醕布典籍几案間侯夜課涉獵嘗所  
未遍夫人整襟裾以待迨日東啟明不急侯  
五廢卷吁出氣忿忿夫人曰文章道藝自有

一定之價去子雖未遇妻觀之豈有喬然山  
嶽脩然鳳鸞如去子者而終与介丘凡羽為  
位耶第悲妾薄命他日貴顯不及相見無何  
友人果仙蛻後一年丁酉侯舉於鄉辛丑登  
進士第政減邑畿輔制二百里之命摩較秘  
帑左者如故吏一旦距晚去其前持尺提撻  
百鳥家子張弛与奪如呼小兒名譽者家屏  
息不出聲氣門内外廣虛可羅雀乃舉三代  
之改正經界平賦役窮鄉遠鄙恩之所加編

輒無生氣者長如在侯襁褓中威之所行吐  
咄未幾一二奸詭渚欲行忽若侯喘唾臨其  
上境士民以為神大安又肆今上下藉藉有  
令聞渭非去人之助乎龍昔与侯出溺齊南  
境各露素所抱相友善比來見其子於廨私  
侯色泯泯寡一子衣經龍前此者亡内子所  
且也體貌甚偉周旋中禮度如老成人問年  
數尺之三以對則孰家婿已聘清淇泰政然  
公弱媳矣龍始知去人不世更問侯今聞中

事則省南澗口劉繼之清源河西李又副之  
又二子一可提携者劉出也一存襁褓者李  
出也因詳夫人生前善美及死後舉家大小  
不忍舍故歷十數伏臘猶在殯越歲家人謀  
葬夫人卜地於藹口吉卜時於明年春正月  
朏吉是年秋夫人弟張君政思中江西經榜  
第三狀寓溧陽損首君侯君姊唯亡君文則  
貴矣君甥台亦庶幾能負版哀引紳前矣君  
姊宅家事率連圖之姊君兄弟七人歸封原

熊公之姪者次歸黃山余令君之子者次次  
与弟某某其肆力經史偉欲立好鄉以外皆  
可慰者姊靈於地下但君文守官政思叶偕  
走數千里不得親於其宅兆辨之宜封樹豎  
馬鬣日中入姜氏廟虞祔位祖妣所可自盡  
其心者惟銘石於壙以誌不朽而已侯致狀  
屬其邑中士龍龍聞女行雜言亦雜知存室  
觀其父在廟觀其友在堂觀其子夫人以某  
為父詩書禮樂既醮而女終德夫子如君侯



方進賢兩梁紆墨綰同時將媚

天子自臺省入館閣勃勃吐胸中武庫坐政  
事府斟酌定一言詔可否奔走百官於庭下  
張立天下許大事功假令友人尚在其間唯  
間又必有大裨裒不止凡案布典籍為膏火  
茗醕之勞耳豈特可以誥者盡言友人婦哉  
至所見於其子當亦不用吾侯前薦而故踵  
其後塵此皆方升未艾不可究竟惟是此者  
龍銘其小他日

天子冊郡縣吏禪垣尋史命太史撰神道碑  
文君子可以觀銘矣

併儀不世範兮洪韻流孤芳哀響沛中濤兮  
布玄琪於大荒日月窈丸兮發草木之榮光  
雨露既滋兮滂大土之膏漿彼令德與令名  
兮千載不忘令德孔武兮令名孔彰君子好  
述兮為天下望而慶無疆而貴斯哉

啟聖祠先後祭議

禮以義起事以理定今有司於歲時祀

大成文宣

朝廷推聖人之心舉古昔未有之典又於文廟別立祠祀啟聖公正先賢先儒後於其子者位為是祠配從之廟制出自

上裁而薦饗未分先後祭必同日主祭必同官若謂文宣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帝王之師後學之宗致齋肅戒首事灌降禮畢然推其所尊而後以祭文宣者然啟聖竊恐聖人盛德至孝使其虛據几筵於時食之父而已則

燕然受大烹之養神必不安况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傳有明文但崇德報功祭法所尚豈舉其禮於啟聖祠而齊戒誠敬之意不得致精一於文廟雖免減意既散寢以懈怠之弊至如遣官分祭在啟聖祠或稍先焉又西廟呼唱趨拜樂節奏止紛然譁矣雖執事者之心疑貳觀聽無復精一之思雖地遠隔越不能相邁而今獻官之難以長佐為差其欲推文宣之心合古傳之治然須於文廟整肅班

次之今并諸執事就位伐鼓鳴鐘樂懸而  
作主祭者由位出次禮生導入啟聖祠行如  
分獻儀僦而退迺即先在文廟位庭燎倍明  
禮樂備舉祭如常此庶幾以義起以理定者  
也神人之心或具兩得之乎惟執事裁之緣  
命撰祠石刻內及是禮故有是議

天階臺閣圖記

玉華逸史作是圖以贈呂子并為之記曰天  
有十二階三向類分其土金玉類等果

類紀文武賢類德杰厲壽類運淪淵涉陸蒙  
圻疑塊曰土園未寒革寄體允肅曰金冲温  
瑞詡通理而文曰玉凡此三等以通上下胃  
踰越躡曰栗超遽矣次曰踏窈冥縹緲曰雲  
凡此三紀以注古今圖書冊載明光八會所  
萃焉曰文太河烏號虎賁豹韶所藏焉曰武  
含譽格澤身中禮聲中樂君子所有出焉曰  
賢凡此三德以徵微顯上極天子下逮士庶  
公侯大夫秩庶有序曰泰卑尊倒縣牝索倭

殆及道畔德上下不輯寧曰厲南嶽閱錄狼  
坵滂精流沫不澤膏焉無懷開寤曰壽凡此  
三運以觀世時曰等放勳踐土階以為民物  
主王者効法則惟卑宮室而盡力溝洫上清  
液金階七返九還為白日冲舉之道山林遠  
德資為傲世虛淡而不可以帥天下大帝上  
御玉階朝奏真宰故一人運乎天中而臨制  
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曰紀粟階敬肅則  
之燕公所辭君子以非禮弗履躋階疾迅大

人是於維以戒經實雲階香淮文士好幻張  
奇負謫以志怪曰德天下晏然九夷八蠻率  
土來王則尚文階咎夔稷禹乃為周還揖讓  
侯王不君土宇劫裂干戈四謀則尚武階蚩  
尤后羿乃為殺戮戰剽龍德正中犛湯彙征  
則尚質階彌子瑕退伯玉進否則淹炎煽黨  
錮典曰運泰階平則天下治屬階生則桀紂  
幽厲以亡壽階隆則民躋於菴菴凡此三今  
其位周天三極備矣凡此四類其數周紀四

表立矣其纏當鎮紀之次也爰地理而燥濕  
均太白實沈之次金附火明而變化神明堂  
掖庭之次玉緼天輝而副桑濟其星主畏栗  
若殞主雜踏若脫距主巫雲若滕口說靜司  
文德昌內居東壁曰君子豹變動司武功統  
外居奎西曰大將軍虎視奎壁之間亘宇宙  
而耿光常在者孔丘益軻之命塗也列星而  
上屬於垣太乙躡以上下簪珮濟濟穆穆雍  
雍熒惑而下屬於行玃顛覆殞越縲絰桎梏

南極而携龍角轉經大布以信屬於長庚朱  
瞳鬢髮交閃光景凡此十二階盤踞天度名  
察欽彗衝直鈎斜出入箕駟蕩迷軫輟盡天  
舍途凡此十二階既升則熒微天帝之座隅  
蘭臺秘閣燎繞輝倬瀛視雖玄洞碧落下同  
瀛海神龍麟鳳夥若游蟻珠玉貝錦皆濁穢  
之士直耳故十二階者萬靈所趨而蘭臺秘  
閣非列星不與焉呂子為列星中臺勃而光  
大者而是圖紀在天樞玉冊不傳於人間呂

子進歷諸階知所自決於己又知所弃與以  
為佐理方且以驗玉華逸史之言可為信然  
與否也

### 金淵奎聚

歲十有一月日長至大夫東泉將有祖於士  
之叶偕者先期走書招彭子謙於莒東若龍  
於少白書及益河招予及子梅庄族子章是  
日咸集政事堂學教長孫子鈍齋以大夫同  
鄉士先在春官進士繆子希亮亦至自南村

大夫介南谷毛子以賓具僚佐章君徐君為  
貳主張祖而觴之進里塾童子歌鹿鳴雍雍  
鏘鏘成禮而退大夫揖鈍齋三酌之酒酌莒  
東以次遍有賓位者如數曰良會不可廢也  
顧各名言紀其事以金函奎聚四字為題命  
吏胥供文具侍左右需成并叶先後為金谷  
令時漏初下刻燭未須臾間主賓聳息並起  
環視衆蹟則爛然珠玉矣予獨殷法當如令  
大夫謂予可克翰而授諸後焉免罰

一河懸高秋列宿羅空漢駕言玉冊府總轡  
黃金淵五花煥雲衣暉暉空中觀牛皇肇元  
景龍圖出河撰營子日既盪斯文啟前端邈  
焉百千載草壤鬱泥蟠  
聖人總重明天章發世南八會非我良眷茲  
有郎官巨渭千里求同室轉青盼聲鍾達四  
外富貴聊所歡

寄彭城二十六州

官跡羈千里親情隔幾年雲龍山下榻揚子

渡頭船舊約春風後遠遊秋菊前長淮清不  
泛江海望相連

喜二十六州登第

走馬春風十里花五雲香繞

帝王家尚方贈食登三寶學士承恩出九華  
冠蓋園橋人共睹笙歌歸第日初斜若親兩  
念今逾昔冀埴江南望更賒

先嫂揚孺人占先兄祔菴處士合葬墓誌

銘行實

吾大宗先兄祗菴名肅字恭為娶於楊得和  
之女為配楊氏世居下梅里其先大父性剛  
家鉅萬為吾邑著姓剛占吾曾大父

敕封徵仕郎養拙公善及我伯大父蒙公伯  
父慶公世為通家遂婚焉楊氏嫂年十七歸  
吾兄吾兄之年長於先府君一歲齠齕同師  
事繆桐年既長情義甚洽時人以成藉目之  
府君年二十即領已酉鄉薦先兄自失筆硯  
侶乃不卒業然歲時起烏雉一衣布一菜羹

與先府君未嘗不共朝夕嫂之歸也前吾母  
三歷年先兄不甚治生中外事一切委任自  
饋祀以至於燕食雞豚絲枲之屬無不稱饒  
閨壺間先兄年四十有一以疾中卒時從子  
震章方七歲震彥方二歲門戶衰弱氣殊  
不可堪嫂克自護持守先兄薄田廬躬勤績  
紡以圖不匱凡百艱苦險嘗殆盡矣衣食外  
即歛少羨為二孤師友館穀資章年十四五  
強記屬文嫂一日服衰麻携之以來泣且拜



曰若兄遺孤氏已生長胤緒於此矣冀其功  
光存沒願授一經以克子弟負自是章占者  
同學三年而苟成更師呂公庸齋繆公南村  
彥亦後起兄弟並為庠生章取進士第彥入  
太學晉申衣冠後先相望嫂之力非止存二  
孤於襁褓且奕奕亢馬氏宗上繼祖考下庇  
其將來先兄謂之未死可也世有女骨未寒  
而遂更所天或僅得自好亦不免凌夷廢替  
幾於斬絕若吾嫂氏始終克盡婦道可以稱  
婦可以稱母何所媿於古之賢節女哉章中  
甲辰甲榜捷聞十有六日而嫂即世訃至都  
下奔還以是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合葬於先  
兄之墓墓蕩蕩無法石二孤幼而嫂以一婦人  
不能備也略述行實敢併乞銘於大方君子  
伏惟憐而賜之珠玉以垂不朽幸甚

祭王岷南

吾少也聞先子稱子之才奇士也子之才奇  
寸也吾既長而又稱之子之才奇士也已乎

子君子也吾嘗以鄉人之非疑子真一奇士  
之才耳与之舍相及也見子朝夕而去子歲  
月聽言而駭其行過而不覺鄉人之非非謂  
子之稱子者吾少所聞盡子矣噫天下非  
無美德之士非相見之久則不能相知之深  
終其世靡所表見而古今士之有遺憾於身  
後者豈不類吾子哉是以含谷響而刺日暈  
士為見聞所措而典冊之載精爽不起嗚呼  
吾為子當慟哭也夫子有大志不苟於時俗

步趨或矯矯過抗欲獨立瀾倒洄雖鵠癯如  
冠懦人而實可披襟以當萬夫、雄故青衿  
剗酷令身陷禍危野節不屈、諸幼孤  
於門戶哀絕之日今皆足以植家聲而宏先  
業此豈特一奇士之才可以盡吾子耶始吾  
以先子之所稱而疑於衆既吾以區區之見  
而更多於先子以借出溺齊魯燕沛之國道  
路數千里踰歷三時而百創險難不知其異  
情而革面者幾何人矣處之久而日見其可

友之實惟有吾子子之才不止以才士之奇  
為交游重惟有吾相知以心相勸以業方圖  
終至華之志為後先聞人而子遂厭弄人間  
事賈志以沒嗚呼吾哭之不能不慟也噫神  
其不昧鑒吾言而聽之尚饗

送林雉山

玉華山中思君時相思相見未可期燕淵鳥  
里去日遠祖道一尊酬我私秋色先分梧樹  
葉春光欲上杏花枝中懷未吐君知否細讀

橋邊駟馬詩

東謝與魏官翰

吾道悲時慕德居雙鬢絲故人勞折簡千里  
重遐思恨無花入座喜有酒盈庖草湖策春  
燕休教歸去遲

下第寄城中諸友

此日宮城花正芳好花何處燕薇郎輕飛蝶  
蝶雙雙過下轉黃鸝故故忙空羨野人成木  
石可憐春草滿池塘勸君莫著繁華眼三行

歸來未就荒

下第南歸和杜排律四十韵贈王克章

天顏遠北湖，世事失東隅。不作楚囚泣，猶懷  
漆室吁。獻書金趙壁，飛鳥憶王鳧。少壯空悲  
客，憂危近剝膚。干城吳冶劍，照乘夜光珠。霖  
雨未膏潤，諸曹先發枯。三陽原奏者，二待本  
乾無。歲月共誰老，烟花他自娛。浩歌山月上，  
劇飲海籌輸。氣壯凌三峽，才竦達四衢。梓人  
明子厚，桑婦媿秋胡。欲改冰霜節，難忘道義

軀。高風應壙垠，流澤洽濡地。遠家何在者，  
哀藥正須鳴。鷓方壯，踞伏劍。又南趨，仁傑白  
雲香。淵明黃菊盡，窮愁多。寂寞歸路轉，紫紵  
何日還鄉土。無官石政樞，汨羅投角黍。芥辰  
避青蒲，夜雨園中韭。春暗屋上烏，潭花空水  
色。林樹小村曠，咲傲臨江閣。回翔審帝都，十  
年雙鬢短。為里一身孤，洞府仙人呂。金蓮學  
士蘇也知，殊顯晦。豈謂異賢愚，未作擊天拍。  
還脩偃月壚，殿時趨俗狀。与世重官迎，魚目

混真偽益卑盈道途願為清世隱毋學小人  
儒曲徑滑三友高舟入五湖歸期春欲盡美  
景野偏逾道際昌平會生逢禮樂區直躬多  
諤論致主有良圖渤澥潛龍窟岡陵老鳳梧  
半粒猶泣婺孤海更呼盧辟府奎纏髮魚頭  
墨勅奪文章遭世弄志意與人殊逆旅飄萍  
梗流光過隙駒溪雲間出沒各響靜傳呼潦  
倒行多却值狂醉欲扶將爾終自適寧我竟  
何誅負美長安樂應聞蜀道岷

移建府館成玉屏示以玉湯碑記乞余題  
額不能以詩復之

京兆移居泮水東門墻何日坐春風名傳政  
府官如水訟去公庭治有功莫我毀譽求事  
可知若憂樂占民同不將創造傷財力經始  
靈臺衆自從

贈高淳尹黃小坡

有小序

余昔以偕春官從者探旅藏匿去黃君  
小坡咸籍過於呂梁之間輒分金濟前

途既余在翰院小坡不第受官為高淳  
尹廉能著於上惠澤流於下遂擢佐二  
千石行入潤藩雖進賢之秩例不為屈  
而考德之詳若者未愜輿情者豈終無  
正法眼推見至隱出一異格待吾小坡  
哉時未可知也作詩以見意

畏途誰肯輒分金一見傾囊二竹林雖說今  
人無古道乃知君子有仁心穎川所治安而  
樂清獻隨行鶴與琴窮達如君皆可矣但期

時世定浮沉

贈趙方泉巡按江南尋改提督學校

驄馬南來有激揚又推餘力佐明光世將吾  
道歸君子天啟斯文在

帝鄉行已但存公不謬取人每以德為良無  
寸如我山林者願見多賢進廟廊

玉潭山房呈劉鈍菴年兄

執法郎官清且要平日所學莫相違危言在  
我忘榮辱直道從人定是非門下舊為金馬

客殿中新補袞龍衣十年不負青山約今日  
同君望翠微

承鈍菴兄雪夜見訪

故人夜泛剡溪舟來扣禪湖雪滿頭君子威  
儀能自屈野人雞黍可相留匆匆別意雙蓬  
菜戀戀交情一漱表明日西風吹劍珮五雲  
回首即神州

送蔡雙南

吾良記得少年時曾未多情送有司君子近

東肯善政野人今日始能詩即看車轍行前  
卧便見民心去後思貧薄一生懷厚祿高才  
無負

聖明知

送鄭崑東

今日送君君可知送君之去怕來逢若非惠  
德孚吾土安得民心似此時天濶九重瞻日  
近春風一面与花期謳歌盡是板轅者野老  
相從亦賦詩

送王方麓大行

百年家世似朱陳兒女於今又結親華玉山  
中來走馬白龍潭上送行人一朝事業君名  
世十畝桑麻我作鄰分手便為千里客故園  
桃李馮江春

又用韻送余廣文謝職歸函

天喪斯文子在陳所居上下不相親豈思今  
日同袍者猶似當年伐木人黃菊老為彭澤  
友紫陽家占武夷鄰東君莫問花開落花落

花開總是春

子丑兩歲我禾同日嘗遇雨

去年風雨又今年蒼生暮衣體更便以道狗  
身常力食與民偕樂自公田窮通在我惟安  
命平滯達時不怨天但得貧家醉井水咲顏  
長到村堂前不必捧檄  
然後喜也

送彭西巖赴江西任

山中昨日始聞鶯今日逢迎舊友生感慨百  
年同此席交游四海盡浮名儒官墨綬歲何



晚梓甲黃花秋自明  
澗相洪都大開府知  
若作賦使人驚

送許四濱赴海鹽學訓

聞道美夷寇海城中  
丞守禦民兵父母妻

舍清如水夜半開門  
不受驚

時海賊寇鄰邑  
居民甚擾當事

者又失鎮靜將釀成  
大患詩意及之

從軍

海島諸夷寇海城中  
丞守禦民兵父母妻  
子各離散遠村近村  
聞哭聲中有結衣入

路低頭急走不回顧  
如今官府重負人只  
管差貧不差富長鎗  
短刀僅隨身都是犁  
鋤耨種人太平何曾  
經戰鬪莫想生還見  
鄉鄰國家壯士猛如  
虎四時調習又知武  
安居坐食已有年却  
負饋財作高賈吾聞  
此語心悲酸安得從  
軍見上官境外之憂  
尚可慮境內之民當  
遺安小儆不須動大  
衆千人爲人竟何用  
南陽諸葛存草廬益  
獲可擒之可畏當今  
武備已不脩西北每  
屋

有旰食東南財賦民力竭三邊戎馬急徵求  
邊上戎馬非不足束手無為食肉粟邀功買  
寇仇成寧胡虜長驅入函谷

天朝正宇百萬里提封不盡四海止丙魏為  
相充國將操爾小醜何足數令人但言兵不  
強一人死命百莫當但恐賞功非死命軍中  
因之氣不揚紉袴子弟常掛印掛印將軍先  
喪命糧裹煖酒雪山下玉帛招之不出境何  
如士卒同甘苦勵氣巡城夜五鼓一朝便下  
七十成勢如破竹不可阻後今起者多前聞  
一知此意亦能軍莫使干戈擾天下願祈功  
業圖凌雲

### 孤鳳行

孤鳳行美介澹黃先生也介澹有子名  
其生三年而其母見有介澹之母育之  
其子長与介澹齊名今為書邑師矣中  
歲介澹介澹母先後卒養其子孝思不  
已為之作是詩也始言所處高潔而失

情也早次言父與母道而育成也久又  
言人品出類出家不苟父母不得睹其  
終終言遭際不偶薄祿有道君子安命  
俟時其中不遷焉

鳳皇棲高岡噦噦一何宜朝飲沆瀣液暮宿  
琅玕枝春風長離翎三年夫其雌長鳴挾飛  
雛冲照入天池五色備文繡六德充心脾不  
与凡 聲德見隨天倪一為河間巢再為虞  
廷儀無道嗔於鹵有道鳴於岐回翔後審視

四顧覽德輝風木委餘泚冰霜凌錦衣滂皇  
在中野怒號來鴉鴉弄捐琪樹館斥鷃同藩  
籬鴻鵠尚高竊所遭貴者時一息九萬程圖  
南亦可期時命苟不至養羞竟何為

五月五日

五月五日 佳節東遠客適逢今日回既晚風  
塵四千里且傾蒲酒三百杯我志欲排青瑣  
闥君恩未下黃金臺但看西鬢生銀髮四十  
年時老已催

寄唐四泉水部

朔風吹雲雲欲垂  
風前別意把君卮  
三千路入黃金闕  
只尺天遠白玉墀  
好種桃花休日月  
還分春色向茅茨  
自從一識君王面  
夢裡常瞻龍鳳姿

與君相別大江頭  
執手丁寧再繫舟  
前去風波猶恐惡  
後來蹤跡已難留  
白雲片片空懷土  
明月娟娟獨倚樓  
劍佩自隨天上客  
塵埃無處覓丹丘

下潞河七日沮風遇蘓所交游

百里交津幾日行  
南風何意滯歸程  
小航腰折陶元亮  
遠道時窮沈步兵  
正欲傍花諧世俗  
不妨沽酒共春情  
白雲紅日心何在  
渭北江南兩處生

訪玉陽兄於荆溪別墅沮風雨一首

荆溪雪夜意如何  
風雨今朝興更多  
村徑自宜乘尺舫  
野人常慣著漁蓑  
且開獨酌臨秋水  
還用微吟答棹歌  
若應不遠真教

良會又蹉跎

遊善拳坦風雨而還以詩訂九雉王兄  
勝地何年得勝遊一番風雨又淹留神仙洞  
府人雖到野老清狂興未休赤壁夢隨玄鶴  
化青山期與白雲儔但令地主能要客雪夜  
重來王子猷

送沈青厓

君乘小舫下東吳碧水紅蓮滿鑑湖試看  
堯丘山上月清光夜夜照姑蘇

蟠桃歌

盤龍堰上有黃金白玉二山余近卜居  
白玉而黃金山則史大夫朝重舊第也  
大夫與余同為諸生後令筠連有美政  
以乃公壽臻九十歲遂老今其年亦一  
週甲子矣人謂父子皆有德行故富貴  
多男多壽也其子道文造山中清余言  
以申孝祝余因願聞親壽者况二子皆  
岸彦大夫與余戚友哉

白玉山頭種桃樹黃金山下仙人住東風二月  
桃花開白玉山人持酒來山人來祝仙人  
壽仙人壽此松栢茂西王母獻瑤池觴南極  
銀展長生章仙人對花且高歌歌罷雲和醉  
如駝仙人誰不愛此花此花生在仙人家  
仙人誰不愛此酒此酒唯是仙家有  
桃花開  
三千年常如今日醉花前蟠桃實熟三千年  
千歲常如今日醉醉來洗盞還更酌仙人今  
始遇花甲

荆溪似李質齋年兄

白髮休憐老歲華青尊常在野人家  
占君且汲中泠水到此同意湯羨茶  
世路險夷俱是客春風桃李自開花  
明朝我欲乘流去安得當年海上槎

金壇尹苟和溪嘗泛月訪余因閉門不得  
入留詩而去次答三首

白玉山人長閉關久無蹤跡到人間  
茅菴不住飛仙駕雲水間情自性還

湘集卷之十一  
禪定何人夜扣關雞鳴犬吠白雲間無歸去  
位知音者但得琴心且自還

野夫推洲利欲濶姓名不到縉紳間候門若  
識君侯面繫信鳴騶不放還

許四濱分教鹽城作刑教輯送之

孟河子曰教与刑皆聖人治法唐虞司徒教  
職也士師以刑弼之本末輕重有等先後緩  
急有序周以下其實亡矣秦漢至於今不可  
復言德禮之化治者趣近功則德感者久而

難威劫者變而易民畏其上莫敢不服也上  
曰莫是安且便也天下遂入於刑治日非說  
日滋其弊也仲尼益軻駢責有操朴儀秦建  
鼓不一使韓非申不害屏息却走矣昔者聖  
人治天下与其民相育以生相忘以死民弗  
率然後有教教弗率然後有刑去教非道自  
然也去刑非心得已也教以輔道刑以輔教  
教成而刑措而民不傷昔者聖人立教以五  
品盡天下之人以五典盡天下之道司徒詔

之軌父子親君臣義昆弟叙夫婦別朋友信  
立者各得其道則教成矣天下復何事是故  
刑措而不用其生也順其死也安民復何爭  
是故安養生全而具民不傷後世刑能使人  
畏也教不能使人從也刑之用實而教之用  
虛耳故有終身學也者道不知反諸身任也  
者政不知行其學教之無實也久矣

國家大司成掌成均之教脗天下學官具內  
領職於定伯天下學官布列郡縣有長有佐  
有儒行者居之具外受成於臺憲覈其教功  
三年而進退其職教也如今莫詳矣三代之  
英士無一人焉五教之敷不以實德責士五  
刑之用不以生道殺人士者強記誦工文詞  
執此遇主司取天下名位人得志而已是故  
教失其職士乃無本取非所教天下乃無士  
士無本去安得治法天下無士去安得治人  
天下大惑耳法所存者聖人可也何舍其教  
其不可何取於刑刑之實幾許倍於古教之



實一不存於今此之謂不知所先後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惑也伊誰不知刑踰實則民命日促教及實則民德日新蓋教之不從而繼之刑乎不從教而失刑与不先教而刑之者皆非聖人之法吾意聖人之法可行以其時莫如今日以其地莫如鹽城以其人莫如吾許子以其言莫如子之行一發也許家教有日矣節義忠孝聞諸朝稱諸里并者累數世無間子之職教也其身可以為士先蓋

戒寸多美材先正善教猶有餘遺存人口耳發其機甚速識其端而推廣之甚易易唯職事在下而權衡在上

聖人在天子位久於其道而天下之化可成此固其時也而幾在一轉身今日進皇閣一人或六德士也明日進藩臬一人或六行士也又明日進郡縣一人或六藝士也非其人不能進非是人者進不大任三進足以風移天下矣其為士者朝聞而夕變不必畏之刑而

後是夫是德禮為教禮樂為俗唐虞三代為  
治子姑行吾言以待上之風庶幾不虛其職  
若曰禮樂謙讓而不違則吾與子且不能為  
責有儀秦操朴建鼓於仲尼孟軻之門

送親父月山呂先生榮任序

益河子曰

天子一人照膺天下以統於上其精神運用  
惟通其心於天下而已通其心於天下幽廣  
微曲不能盡如其所欲乃思其所以變通之

法然後求助於學道之士假之位權以濟其  
所不及天下學道之士又無所因以進媚於  
上而巖穴之間與

天子勢分懸絕故凡士之欲進必由於科貢  
二途天下自藩臬至於有司取其人以充職  
業量其材而任之上下體統盡其經緯之道  
是以天下無小大為民無衆寡事無遠近巨  
細之故在人心者格與之通達無間夫然後  
天下大同政不殊而俗不戾

天子始能以一人運乎四海之士以有道具  
得進身欲為天下照磨其人民以統於  
天子其可不以學於聖人者求其本體推而  
措之以盡吾職業哉是惟可與知道者言也  
曰君在吾里中者知其學聖人之道嘗有得  
於其心不得進於科目故其學造詣益深其  
道踐履益熟其心混然處於物積累之久察  
識其存我與非在我有及為之障者俾令不  
得與天地為物一本流貫其胸中了了非一

日矣今貢於

天子之庭試所學於鈴曹發其心之蘊道義  
足以該事理者適於用擢潤漳副車二千石  
二千石古天子列侯也得以宰制其民宣布  
上意而通其心於庶邦者呂君副之雖不專  
政一面以平生所得之心相與佐理此心之  
得以通於天下而無所拂逆於我何哉存不  
用非吾心之物入之蓋吾心所得於天其中  
本無一物異時復還太虛亦不能夾持一物

以去用是經營獲緒累天下所可欲皆將取  
而納之囊中則方寸幾微充塞無餘以是心  
求与天下相通必其窒礙不可得况舉天下  
物亦無盡哉又未必盡得於我以充吾所欲  
則亦徒為賊心言道若病渴者之索飲飲愈  
多而渴病愈甚竟以渴而斃不悟耳知道之  
士豈皆昧此不明此心溺於渾見安於習俗  
相尚得此以為儕輩皆欲出其下矣何  
天子求助於我欲通其心以照膺天下而我

乃毆其人民奪其所欲使歛手於我懷忿蓄  
怨歸於

天子是之謂求通其心而反失之者也吾士  
人所學其道果若是乎否今日

天子以科貢進我假之位權使臨其民而我  
當若是乎否呂若必於筮付之初終始一照  
能令此心無不了了者言可以告諸來矣

何東郊募表

京口世醫家何氏与錢氏並名君諱溥字宗

德幼隨父懸壺諫壁諫壁東去湖郭二十里  
許遂號東郊居士何自其受

仁皇眷遇以醫學相傳至君幾世矣君能讀  
黃帝書及潔古以下方案故療人多諸醫不  
治之疾醫家多不讀書讀書讀方案者亦不  
究心當否讀黃帝素問書通微微奧而操縱  
周令如意嘗見游特湯天氏君三人而已游  
揚二子誠不可及君用心視人死生如在已  
一不得當則早夜思惟至癡寢食內緝脉理

外審方藥疾不去不已此游揚不及君處君  
所處游輩或不盡知也近世以醫巫為小技  
而攻是業者數聞按方取俸中以射利耳時  
非古昔則古昔元氣未盡劉喪人所受病不  
過風寒着氣而已如有人一時感冒取麻黃  
芫散之類故醫不入儒流而占巫師並言後  
世氣已漓散七情六慾交攻所生而邪入為  
主神及聽役疾病斗古而醫之所係重輕亦  
与古異矣即如

君父有疾寄醫人一及掌之間死生立愛此  
為重野何如豈可不用儒者究心其學必讀  
黃帝書灼見至理藥定潔古以下方案措心  
應手也後於臣子之心無憾乎君雖醫家者  
流至於心所存洎專在起人死病來無愧所  
業利非所計也昔少多危疾君三治而三起  
之嘗就藥君家有無嗣餌方寸藥極攻削者  
諸君君以為蛇毒鍼出膿血化為蛇形有患  
股漏數十年不治者諸君君為虫疽以槐皮

貼漏孔灼艾虫出長尺許而愈者所見二事  
甚奇亦醫書所不載醫所不料其他活人之  
功濟人之德誌已詳之君卒明年君奉  
天子命出使東國卧病尼丘鄒嶧之間其子  
來采芝狀乞表君墓強疾書此以發之者歸  
奉壽少司寇景山錢老先生乃公思竹翁  
序文

盛氣在天地間千數百年而一會者會於一  
世者其時熙皞君聖臣良百姓安和草木鳥

數蕃息者會於一家者父母俱存兄弟既翕  
友義婦聽子孫衆才賢而著顯者會於一人  
者聰明特達富貴壽考其若此古今載籍所  
存人者百不十二焉家者千不十二焉世者  
一再見而今時則然矣者於景山先生乃公  
之壽考之乃公思竹翁踰大耋且二歲也食  
飲起居不減壯強去人之年不必其殊希耆  
其至希耆未必能強健強健或歛於所資以  
為養或是俱得備而其子孫未必貴貴而未

必至於六卿長貳累膺

封拜與金紫徜徉林樾即有之之子或負貴  
氣者驕心失襁褓戀戀之故智而視其親寒  
暖肥瘠不能如父母之視吾在襁褓中則其  
親雖壽亦不過占歲月徒勞其所生而已景  
山先生天性純孝自入官家宰郎南補銀臺  
迎養今長廷尉復求南部貳卿便省思竹翁  
為壽則其戀戀不捨真若赤子在襁褓者不  
殊耳聞其家居寢食必呼弟文學若率其婦

子奉朝夕於思竹翁獨俟進所欲凡可以致  
其親之喜無不由書以先生之貴且孝乃公  
壽且備福固父母所樂而不得為人子所願  
而不可必合二者觀之有乃公則盛氣會於  
一人者有先生則盛氣會於一家者揆時占  
數天地間此氣磅礴流行發育萬物必其大  
有歛蓄然後充積致盛今時得天地盛氣於  
其一家錢氏也徵於其一世  
天子也宰相也

聖天子在位三十八年今年元相嚴公壽八  
十秉政君臣歷年我

國家未之前聞嘗謂太平輔世之瑞徵於先  
生乃公又合併以見矣豈非天地盛氣所會  
鍾哉古惟成周之世君臣齊暨民物悠久天  
下泰和山川孕毓生人皆度百歲文武尚矣  
具間召公百八十歲李耳踰二百歲然後出  
函谷關後世莫及也今

天春秋鼎盛萬壽無疆則若嚴相召公乃



又李耳其人矣夫天地盛氣聚散係於一人  
洪荒以來之氣散於周自周以下其氣復歛  
河以非我類者代之百年中國文明富而不  
洩既久且極矣是以盛氣之會必於今日驗  
之庶物靈芝甘露嘉禾瑞麥玄兔白鹿所有  
者之天下何等全盛也龍又嘗讀禮而聞養  
盛氣之說其在四時則夏也夏令曰毋刈藎  
毋積灰毋合戶刈藎則傷母以弱子積灰則  
聚陰以奪陽合戶則向晦以肖明於此魚所

過寒戕賊者其養盛氣之道乎然慮其衰者  
欲其盛遂其盛者思其亢亢而不已必至於  
衰故又在保護搏節柔其氣而專之則盛者  
不亢矣此道也思竹翁取之以養盛於其身  
景山先生取之以養盛於其家吾  
君者相取之以養其盛於天下天下常治家  
寢昌思竹翁不若久於盛世竊睹靈長之運  
即席賦廬山高一首送南華兄過東一齋  
社長

廬山高高幾許千丈萬丈入穹宇古有君子  
今仰止仰止高山存君子君子功名他日垂  
光照青史十洲一駕駟雲駛持酒三忠情未  
已飄飄劍佩西風裡故鄉物色誇彼己文章  
當場貌黃綺伊周事業亦踈蹤宇宙中浩氣  
獨存無所倚失之不憂得不喜君不見造化  
播弄如傀儡古今豪雄可屈指其時在我奮  
然起上則致君弘化理其時不在我當否下  
則悠然安出處又不見白雲在天水行地雲

行水流本無意何不任自然之遭際磊磊落  
落落布四體盡吾分內事不負平生志十載  
憐君多道義千里送君少情思同袍故人四  
方去長安車馬行相繼再歌廬山高千丈萬  
丈巔可至何時占君振衣成一醉發吾胸中  
浩氣道德功名皆富貴吾人生百歲總  
知寄

占江靜齋水部孫坦史金吾集成己山亭  
一酌醉興漫書壁間紀事

容成小甲週天地惟有納音歸戊己戊己一  
中造化分始終大業無窮已當年禹鑿龍門  
開天潢一瀉萬餘里元氣直北趨南岷濟  
一決崑崙從自時中原日消歇豐沛再流入  
淮泗肇生我

祖開洪基金陵濶才盡寰宇燕幽古來為項  
方平湯蒲坂堯舜之醫涸連阜洮海阻南  
對峙西天府安平正存西都河昔年河流  
濟西

帝遣神工繼禹鑿今日坐鎮水制之淮渭崑  
崙岷嶓一脈流通亘今古萬年千載長如  
今共工不能觸女媧不須補靜齋水部吾鄉  
英達我山中日當午高才坐策靜如山醉後  
狂歌更起舞

國家東西南北安如磐石之固文武同心昌  
運祚相逢且盡客中興我道

君恩莫相負

孟河子曰張湫適在南北兩都之中昔年河

決於此運漕大艱尋復脩循故道當時築土  
爲此山名曰戊己蓋以土制水之義竊謂此  
唯一說也六甲戊己居中屬土或以義不止  
克水耳天地大氣必起自西北故古來賢聖  
迭興氣行漸移東南三代以下歷朝帝王与  
名人君子南面勝過封地矣漢高起豐沛一  
時豪傑類佐誅秦感項之功自豐沛再來淮  
泗受盛我

祖崛起一掃封醜漫測天地文明定鼎金陵

非志偏安也南居大夏文明之位焉

文皇帝天縱神武直窮漠庭乃都朔方以爲  
天下居重馭輕之勢若任城安平之間誠兩  
都旅彘初者重臣屯鎮以控南北承平既久  
此義不存祇爲運道策置無虞而已故但謂  
戊己以土克水不論天地中央土爲四方樞  
紐矣我

朝以土德王亦以土元居封其位屬水建土  
制之茲可不思其義哉

